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一輯
沈雲龍 主編

棉 陽 學 準

藍鼎元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 行

綿陽學準序

鹿洲夫子著綿陽學準一書用訓吾邑之
人士既成編以授門人陳華國華國再
拜卒讀起而言曰於戲美矣大矣四子
六經小學近思錄而後未見有斯著作
也其立義嚴正規模闊大條理詳密學
者有志聖賢舍是書奚適哉規約講儀
祭儀出志有經曲之遺闕存規撫四書
一洗向來語錄悶氣可歌可誦不知於

仲淹中說何如確非子雲法言所能比

方萬一道統源流太極西銘要義實開

後學胸茅亦見先聖先賢心源可接之

意國始曉然于俗學詞章之失及震驚

聖人不可爲者之謬也夫子生考亭正

學之邦萃道南清淑之氣自幼毅然以

聖人爲必可學步趨先儒留心經世治

兵治民農田學校之規畫山川要害海

疆萬里之經營要荒自蠻雕題鑿齒之

情狀靡不瞭如指掌嘗從軍海外借箸
運籌手到成功所著東征平臺古文時
文諸集女學脩史試筆諸編久爲海內
鉅公所宗仰又嘗校書

內庭分脩

本朝一統志宰執九列皆以天下奇才翕
然推重焉

聖主名見知遇非常所上條陳六疏

溫綸褒嘉以爲未有及者復于簡授普寧引

見之時備極獎許

謂將來是一箇人對畢趨出

眷顧召回勉勵者再三且

命行文督撫酌量題補有

朕觀此人便用道府亦綽然有餘之

吉夫子感激涕零以古名臣自期待思竭忠

蓋以報

國恩置身家榮辱于度外矣洎普兩月四

境大治當事以吾邑缺員復當連年饑

饑之後盜賊遍野五營軍士乏糧半載
民閒岌岌之時檄調夫子攝理棉篆夫
子日夜整頓弗遑寢食設法催科減除
耗羨本年糧米減常耗一半舊糧減十
之七邑民人歡欣輸納甫旬日而士馬
飽騰兩月之閒補足五營半載以上之
兵食地方惡賊搜除淨盡深山大海數
十年漏網匪類至是無遺平獄訟治豪
強凡曩時爲民害者皆頽首帖耳漸化

仁讓之風而吾儕所感激親炙者以夫子甫下車輒興義學詔諸生課文勵行慨然于士習民風之原而有世道人心之慮也邑有邪教狂惑煽誘遠近黨與至數百人夫子奮然除滅之殲厥渠魁徒從分別劓懲所保全風化者甚大籍其居捐俸錢更改制度爲棉陽書院令國敦其役旣成崇祀有宋

周程張朱五夫子命諸生讀書講學其中

復清出文會濟糴田租二百餘石爲養
秋祭祀朔望講學及義學師生膏火之
資義學在邑治東偏五六十年未有興
脩者夫子竭力葺治大學小學輪奐一
新所諄諄訓誡與諸生相黽勉惟立身
行已之大不以文章科名畢一生之事
業以繼往開來爲已任以扶持名教轉
移風俗爲已責而民人亦共興于孝弟
忠信之行知奸宄盜賊之不可爲知狙

詐相尚澆漓刻薄之可恥蒸蒸乎一變矣。夫子去後，棉人始自歎福命之薄也。夫子在患難之中，無一毫怨天尤人之意，日夜讀書著述，恬然自得，若不知所處何地。而此外復有何求者？蓋居易俟命，直視爲增益其所不能之學，自非聖賢其孰能與于斯？天厚聖賢，乃在窮阨，使孔孟得志，大行不過又多一皐契伊周耳。誰爲開萬古之龔瞶而大道至今

昌明哉夫子之文在所必傳學術醇正
踐履篤實所以紹濂洛關閩之緒傳道
脉于千秋百世此不待燭照數計而知
者從茲閒暇二三十年日進一日將安
能測其所屆歟但恐舟霖望切高臥深
山亦未易言此又存乎蒼生之福命非
國所得而知也不揣謏陋敬弁數語于
簡端雍正己酉秋七月哉生明受業門
人陳華國百拜謹書

邑侯鹿洲藍夫子之泄吾潮也行告 廟

禮升明倫堂講書 學師名 嗣禋 應講

時畧見首可焉越數日以公謁語卽事

畢輒叩性理諸書及尋朱陸異同何處

嗣禋 退而識之謂 夫子其玉成我哉

知 夫子之所以爲教卽知 夫子之

所以爲學所以爲治矣此亦如大聖人

以博約詔羣及門而在顏淵則直謂其

博我約我也云爾未幾次第布治左道

感衆之徒伏誅卽其居而構爲書院祀
濂洛關閩五夫子令諸生以時學習其
中因而釐剔有明年閒賢邑宰所創文
會租久爲向來官吏侵漁者悉舉而出
之以贍祀典以供火膏 學憲可其請
而深嘉焉嗣是丁祭有儀講學有規朔
望率禮先賢殷然以師生相見所提撕
而振德者閑邪存誠之旨太極西銘之
義守先待後經世理物體用兼該知行

並進登斯堂也濟濟彬彬淵淵穆穆
邑文教之盛無踰此日矣諸及門丐纒
其事以示不刊之典 夫子慨然成編
顏其集曰棉陽學準分爲上下若干卷
讀是書者當竊有感焉無恆產而有恆
心惟士爲能孟氏豈徒高位置乎士哉
特厚責望於士耳 夫子孜孜爲吾儕
謀畫恆產興發恆心所以位置責望於
潮人士者不更重且周乎然以 夫子

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擢膺普邑 列憲奇其才

兼攝潮篆下車以來凡弭盜恤農勸工
惠商數大政靡弗殫厥經營區區振刷
士習亦分內事耳何足爲 夫子異而

嗣禮獨恍然於古來文章經濟之大觀

已備乎是蓋外經濟而爲文章縱極繽
紛藻采適成風雲月露之詞木葉山花
之句於世道人心何與焉否則外文章

而爲經濟亦不過讀法之虛文懸象之
故事二三俗吏類能之惡在其爲不朽
者 夫子是集之成將求之以言則非
僅托空文而已見之實效誠經濟中之
文章乃大文章也抑泥乎其迹則又可
歌可誦足藏名山而傳之其人誠文章
中之經濟乃大經濟也信乎仕學同原
而內聖外王之道一以貫之矣至若闕
異說明正學叙道統源流爲周張二書

衍要義斯文之傳其在斯與此則隱然
堯曰之終魯論而孟子之歷溯堯湯周
孔終七篇也是又 禮 之心知其意而
未敢以蠡測者 夫子其亦首可斯言
否治下兩舉優行廩膳生員門人薰嗣
禮敬識

序

學準曷爲而作也 邑侯鹿洲藍夫子
憂道學之教未明仁讓之風未振兢兢
然爲我棉諸同人而作也棉自 昌黎
韓夫子過化是邦家敦孝弟人崇正學
數百年于茲學者宗之建祠東山之陽
春秋歲祀荔丹蕉黃燔牲雞卜其報公
之厚德者歷千秋如一日焉至宋儒
周程張朱五夫子從祀頌宮舊未聞有

建祠特祀者有之自今藍夫子始夫子
以雍正五年自普邑署篆棉封涖民敷
政每以世道人心爲己責適值左道之
徒胡阿秋等建淫祠于邑之北郊煽惑
男女以致揭澄惠豐諸邑靡然信奉其
術紛紛聚集如火燎原視昔楊墨害道
爲禍彌烈幸夫子大振明威與衆棄之
渠魁畢命于須臾羣醜何校以滅耳腥
穢之氣一朝頓除昔韓公會云息邪說

距諛行孟子功不在禹下安知起公今日不又以藍子之功不在孟氏下耶夫擬今人於古人孰不訝爲迂然孟子不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況夫子之學術崇正闢邪宰一邑卽化一邑則夫宰大邦不卽化大邦乎邪教旣滅正學斯興卽此左道之藪弘開義路禮門革舊更新以爲棉陽書院中祀 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闕存堂復慮瞻祭

之租不立則盛典有時而湮爰稽前明
長吏剝置文會官租二百三十餘石前
此相沿久入縣令廉橐夫子慨然曰此
可私爲己物哉申明 學憲以其半爲
義學師生膏火之資以其半爲書院明
禋會講之費剝制規儀俾諸生以時講
學行禮鐘鼓有聲豆籩有數歌祝有文
升降有度揖讓有儀猗歟盛哉又慮同
人相習之久而漸忘其指歸或流入于

似是而非之異學爰卽所行所言著爲
學準一書先同人規約次講學祭祀之
儀置租興學之志發閑存之奧妙辨道
統之源流而終以闡明太極西銘之蘊
舉夫邪正之分途義利之岐趨天人性
命之精微靡不條分縷析使學者瞭然
于象山陽明之學實爲入禪入老之書
周程張朱之學乃爲希賢希聖之道殆
不啻撥雲霧而見青天焉凡我同人當

奉是編爲典要而深自惕厲猛省毋徒以讀書爲弋獲科名之具由閑邪以幾于無邪由存誠以幾于無不誠爲子盡孝爲臣盡忠三綱明五常立性命著爲文章道德發爲經濟上以佐

聖朝唐虞三代之治下以慰蒼生仰望之心王路則蕩蕩平平民風則興仁興讓孰非本夫子之學準一書推而馴致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哉茲以秀之不敏敬

從明訓以免愆尤若由士希賢由賢希
聖則尤望我同人切磋琢磨庶幾得升
五夫子之堂以入五夫子之室不致虛
生于天壤閒也因盥手而爲之序門人
鄭啓秀頓首拜撰

理學文章之根本功名道德之緒餘儒
者立身行道有大本大用貫學問經濟
而一之此千古不易之準也然隱居求
志行義達道三代之英後世往往難之
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殷殷於學術經猷當代名
公卿高望偉績勛勳

黼座而伏處草莽皓首窮經惟沾沾舉子業
蜩鳴羹沸其慨然於立體致用以繼往

開來爲已責者常不數數觀吁士各有
志豈以科名畢乃事哉無他僻壤遐陬
見聞有限而鼓舞振興未有以立之標
準也

邑侯鹿洲藍夫子閩漳大儒人品學問經
濟才華海內稱殊絕焉所著平臺東征
諸集出入謨誥女學有裨風化可垂爲
經古作直追漢秦駕唐宋大家而上之
制義藏稿亦復聲金振玉雄視百家學

者讀其書已望若太山北斗矣膺

簡命宰普兼攝棉篆值左道猖獗 夫子殲
其渠魁絕其醜類更其宅爲梅陽書院
闢邪崇正祀有宋

周程張朱五夫子集闔邑人士講學其中
朔望課文親加點竄坐諸生於光風霽
月中所誥誠詳勉者重實行興正學以
聖賢爲必可至以當世爲一已任無不

仰體

一人尊崇實學至意而兢兢爲世道人心之
閑爰著棉陽學準五卷其中條約森嚴
教戒愷切諄諄於義利邪正閒自禮儀
節目之細君親倫紀之大動靜出處之
道道統淵源之宗條分縷晰洋洋纒纒
令吾儕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噫士君子
頂天立地爲古今不可少之人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
覩斯編也有不髮鬢乎蔚然興起者豈

堪附 夫子門牆下哉名學準者固以
課士棉陽謂大匠之門不可有枉木而
示學者不易之準云爾以公之四海固
所稱一言而爲天下法者 夫子以文
會張陂等租穀爲祭祀講學師生膏火
之助俾士子恆產有資圖謀周至是出
廉橐之恩波爲均沾之洪澤又不但一
時德教無疆已也 夫子心源直接濂
洛關閩之統爲我棉邑特開理學正宗

才
三
之派百世而下俎豆不祧其在斯人歟
不揣固陋陳言簡端獨毋疑其爲蛙之
言海鷄之言天耶夫亦土壤附泰山而
成其高細流入江海而成其大抑以誌
佩服規矩律度於勿諼云受業門人林

夢鷄識

序

綿陽學準者

邑侯鹿洲藍夫子振興棉土而作也夫
子博極羣書砥躬勵行生平毅然以天
下爲己任每於人心風俗三致意焉及
作宰普邑攝篆綿陽下車之初興頽舉
廢息邪距諛遂立書院于邑之北門外
祀有宋大儒

周程張朱五夫子於其中朔望偕諸生講

學行禮以端教化之源既又慮學者之
徇其文而弗考其實銳乎始而或懈乎
終於是作爲學準一書深晰天人性命
之淵微節文度數之軌範既提綱而挈
領復支析而條分其人子臣弟友其事
日用飲食其理忠孝仁義其成已也知
行交進約之不外于持敬其成物也教
養兼該推之可至于同仁而凡道統之
源流異學之蒙蔽與夫千古人物之鑑

吾身得失之端風俗人心盛衰醇漓之
由莫不悉備而無遺是誠經傳之羽翼
後學之津梁也夫唐虞無教士之官而
教民卽所以教士成周詳教士之法而
教士卽所以率民士之賴乎教也豈不
重與顧古之教者崇師重道束之庠序
學校之中廸以詩書禮樂之具嚴其郊
遂寄棘之防教之正心誠意以植其本
脩齊治平以弘其用使人皆知幼而學

壯而欲行不徒爲口耳誦習之功則必
講求脩己治人有體有用之實學優而
游之饜而飫之勉強之久歸于自然由
是出爲名臣處爲眞儒勲業彪炳道德
純粹蓋培之也甚周故發之也甚茂英
賢彙聚非偶然也此日棉陽君子濟濟
一堂詩書禮樂居然三代賢者鼓舞而
奮興愚者亦惕厲內慙不肯自安於不
肖所日聞者皆濂洛關閩之正學覺人

人有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槩而草
野民風亦因之潛移默化興仁興讓焉
則學準之爲功大矣以是達之邦國

聖天子採而行之俾課督士子者式其楷模
黼黻文明之盛治則學準一書豈獨棉
陽僻壤樂彼甄陶哉先登雕蟲末學將
就教職以昔疇寒氈親炙賢士辱承夫
子不棄俾訓義學生徒得以躬率諸生
偕書院諸君子側聞正學不勝舉手加

額爲斯道斯民之幸因歷序是書之所
由作而與二三同志永佩服於不忘云
門人姚先登頓首拜譔

序

吾儒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則必先正其
學術而後處可以善一身出可以善一
世顧道統之源流不清則學術之邪正
莫辨而異端邪說遂爲之侵尋蠹害其
爲禍于世道人心者不淺此無他無以
立之標準使之歸於一定故也我棉僻
處嶺東素稱海濱鄒魯其庶人服疇而
力穡其士子誦詩而讀書民風士習猶

有先民之遺特以習俗漸染意見偶岐
遂使道德功利紛淆並興儒佛老莊混
然一途而世道人心亦幾幾爲之一變
幸我

鹿洲藍夫子來蒞是邦慨然起而任之而
思所以振興之曰此其道在於明正學
於是開書院興義學集闔邑役父講道
德談經濟辯心性明倫物辟靡鐘鼓彬
彬乎有先王禮樂之意焉復約畧其義

著爲學準一書俾同人知所遵守學準者萬事之根柢聖學之權輿也其中有精蘊有器數有義利分別之途有體用合一之學條分縷析備極周詳可謂得洙泗之淵源足上繼濂洛關閩而非陸王雜派所能窺見其萬一者矣夫以正誼明道之志如夫子達權濟變之才如夫子脩經作史之學如夫子方將經綸大展慰四海蒼生之望寧惟是

提撕警覺加惠我棉而已哉然而後生
小子南轅北轍莫知適從亦撫蒞斯土
者之憂也今而後吾知免夫 夫子平
臺東征鹿洲文集女學制義脩史試筆
諸書海內宗之久矣而翼聖羽經守先
待後之作必以學準爲大思深指遠反
復丁寧二三子展卷一讀不啻同堂告
語焉嗚呼此聖道之所賴以益明而人
心之所賴以復古也凡我同人能奉此

以爲準而篤學力行務使超然之見不
流於俗確然之理不入於禪而惟以世
道人心爲已任則皆 夫子振興扶翊
之力也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以此
哉受業門人劉峯銳拜手謹序

RESERVED

序

道統所以不墜者恃有人焉崇正學闢邪教相與扶植而維持之也顧其見之也不真則守之也不固潛移默奪似是而非沈淵滅頂滔滔皆是若我

鹿洲藍夫子則可謂見之真守之固者乎夫子道義文章震聳一世所得力者惟在濂洛關閩之學體驗實踐以聖賢爲必可幾尤於義利之介辨之極明儒佛

分途開之極力觀其奉

簡命而來嶺表也甫一月而普邑大治兼篆

棉疆甫一月而邪教屏斥正學昌明其

有裨於人心風俗者可不謂重且鉅與

而又欲以大道之傳共寄其責於吾黨

爰著同人之規明講學之儀本大易閑

邪存誠之旨以闡周程張朱之奧義標

其名曰學準此實本躬行爲著述非徒

虛談性命無關道德者若也 炳文不敏

幸沐教澤時舉 夫子所著諸集而誦
讀之金聲玉振有大醇而無小疵固知
正誼明道之言純粹以精生平學問經
濟庶幾程子所謂編之詩書而無愧措
之天地而不疑者也閱茲學準之作尤
其勤勤懇懇冀吾黨互相磨切以共希
乎濂洛關閩之絕學無忘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孟以來道統之正傳者因盥
手而謹序之受業門人鄭炳文拜書

--	--	--	--	--	--

100-1000

11-4

棉陽學準後序

從來有大學問乃有大經濟有大經濟
乃有大事功雖功在一邑與功在天下
其事不能以無別然由一邑之功即可
措而爲天下之功大孰大於此哉

邑侯鹿洲藍夫子以程朱之學術爲經世
之文章讀其所著女學諸書惓惓風化
古文史傳幾駕馬班至觀平臺東征諸
集身從闕外橫槊草檄經年勞瘁遂復

海疆者定邊圉奠安較之古者方名管
葛之經濟又未知相去何如也茲幸

殿陛知名借長才於普邑二界爭守權墨綬
於棉封下車以來籌兵食平獄訟除強
盜關異端推解喚咻仁政殊難指屈而
吾儕所極不能忘者尤在育士作人振
興文教脩義學置書田特設書院於城
北郊崇祀 濂洛關閩五夫子令諸生
肄業其閒朔望講學課文兼試古作策

論詩賦必於簿書鞅掌之暇親加斧削
誘掖之獎勸之曲成亦云勞矣猶慮諸
生始勤終怠著棉陽學準凡五卷夫學
也曷取名於準哉將使去其邪以歸于
正化其疵以底于純脩身立品篤學勵
行皆有至當不易之準則使人人易知
易能禮陶樂淑有希聖希賢之思而後
絕學可興墜緒茫茫可搜可緝士習可
以振刷民風可以不丕變方且推而放諸

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北海而準推
而放諸千秋百世而準由是賢才蔚起
豪傑振興視昔之穢樸作人菁莪造士
者當無多讓 夫子之大有造於潮豈
淺鮮哉事功在一邑與在天下無以異
夫子之學問文章可以信於今而傳於
後 夫子之謨猷經濟可以坐而言而
起而行將來事功夫安能量其所至與

他日

天子採風太史陳詩定必舉斯學準登之

黼座令四方奉而行之亦不僅世爲棉陽

視則而視倣也

祥樗櫟菲材欣沾教育

敢勿銘心貫骨致華陰雀之不若乎聊
志數言于卷末以附不朽 夫子其不
我遐棄否受業門人鄭發祥謹識

2123

後序

大匠之誨人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況吾儒之教乎吾儒立教有倫有理有
本有文有體有用原諸天率諸性至當
不易之規矩常懸於日用動靜之間所
患學道之志不專則異端曲學得以援
而入之是必有人焉開鴻濛立標準使
之知所奮勵遵循而造於正大高明之
域也我綿自昌黎倡教以來家禮義而

戶詩書昔人以爲有鄒魯之遺焉獨是
自唐迄今歷千百年相傳謁大顛一事
未免儒佛混淆後之學者或誤信而效
之勢必流於始儒終佛之歸其爲禍豈
淺鮮哉

鹿洲藍夫子爲閩海巨儒貫穿經史博極
羣書毅然以道統爲己任荷

聖主知遇涖治鄰封兼理我棉興利除害善
政難以殫述而驅異端崇正學尤爲世

道人心之關係歲有奸徒倡邪教於邑
之北郊 夫子禽而殲之盡逐其類籍
厥屋入官捐俸錢更葺之名曰棉陽書
院祀 周程張朱五夫子於其堂每月
朔望自行講章陳說奧妙凡成人小子
罔不峩其衣冠肅然靜坐以聽又慮丁
寧於口不若筆之於書爰立學準五卷
嚴規約辨邪正明義利究天人條分縷
析至詳且備大劍不斂蒙 夫子命訓

義學童蒙時以制義就正又幸得從諸君子後竊聞正學將以開擴其心胸振起其情廢讀斯編也知夫子不特加惠我棉蓋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推而放諸千百世而準者矣夫吾儒立說苟無關於人心世道其語卽屬不經夫子此書力排佛老之謬深探魯鄒之蘊使潮人士知大顛者流皆吾道之狼莠而務盡其閑邪存誠之功以接濂洛關閩

之傳豈徒冀博一第紆青拖紫爲沾沾
哉令昌黎有知當必以學準一書較原
道更爲大醇而加之以詳備是大有造
於後學而不至改廢繩墨爲天下拙工
所笑也受業門人鄭大釗敬識

--	--	--	--	--

受業門人姓氏

蕭嗣禪

克占

潮陽

鄭啓秀

光泮

惠來

林夢鸚

錫凝

饒平

陳光輝

君錫

潮陽

姚先登

殿庸

潮陽

許光星

世浩

潮州

鄭發祥

奕章

澄海

蕭青雲

榜姓

振耀

饒平

陳華國

君煌

潮陽

陳麟士

日綱

潮陽

鄭大釗

毓訓

潮陽

劉峯銳

崇文

潮陽

陳正開

克遠

潮陽

趙世成

榜姓
林

仲勸

揭陽

鄭惠英

奕在

潮陽

陳萬元

其善

潮州

呂君圻

元弼

潮陽

洪世亮

上勳

普寧

方錫夔

殿樂

普寧

鄭一飛

侯真

潮陽

張衍京

爾榮

普寧

方韜烈

元賢

普寧

沈懷經

廷獻

普寧

姚之器

殿瑚

潮陽

林連茹

可拔

普寧

林之檻

榜姪姚

拔相

潮陽

陳步青

階亭

普寧

姚庭羲

殿珞

潮陽

方憲器

宗璉

普寧

趙世茂

仲臨

潮陽

張文蔚

宗南

普寧

鄭炳文

榜姓李

式周

海陽

鄭鵬鯤

式平

潮陽

姚庸勳

崇烈

潮陽

王庸

廷弼

潮陽

黃應泰

中溪

潮陽

林愛霖

泓聯

潮陽

張經緯

郁章

普寧

姚東山

殿煥

潮陽

鄒學魯

淑亭

普寧

蕭光斗

邦舉

潮陽

張毓德

岷士

普寧

鄭之僑

茂雲

潮陽

蘓登

龍門

普寧

三ノ一七

林鳳潮

茂舉

潮陽

鄭鵬騰

式鞞

潮陽

王玉珥

維宣

普寧

方嘉登

爾憲

普寧

姚岳揚

殿葵

潮陽

方經國

振綱

普寧

張思祚

克昌

普寧

蔡鳴謙

山南

普寧

張漢章

紹虞

普寧

陳濟美

汝助

普寧

曾豐

泗齡

潮陽

姚見與

希賢

潮陽

1000

2

棉陽學準目錄

卷一

同人規約

卷二

講學規儀

丁祭禮儀

書田志

詳文附

卷三

閑存錄

卷四

開存錄

卷五

道學源流

太極要義

西銘要義

棉陽學準卷一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校

同人規約

余既創棉陽書院於邑之北郊。祀宋周程張
朱五夫子。復興脩治左義學。大小齋舍。爲城
中城外兩學堂。萃十三都文行著聞磊落英
多之士。讀書談道。其中以北郊棉陽書院較

宏敞。朔望集兩齋士子。及四方學者之有志者。依朱子白鹿洞規。相與講明正學。亦一時盛事也。諸君志同道合。不以余之卑鄙而見棄。余亦不自知其淺且陋。願時罄胷中所有。宣諸口筆。諸書以千慮一得。相告誡言。而是諸君聽之言。而非諸君砭之理。道非一人之私文章。亦天下公器。學以辯論而愈出。所謂切磋琢磨者是也。顧余待罪兩邑。庶政煩多。所得與諸君親炙講論。月不過朔望二日。退

省其私。既所弗違。又慮四方來學者。衆慕道之雅。詎宜選擇莠苗。雜進良。亦可憂。不得不有所約言。以與同人相遵守。矍相之圃。去來任便。倘不以爲迂。且厭自長暴棄之心。有希聖賢之志。則余所寤寐以求。虛左待之者也。鄙意凡民不能自爲風俗。蚩蚩貿貿。惟聽鄉中一二桀黠者指揮。而鄉中之黠者。又惟一。二讀書明理衣冠之士。是倣是從。教之善。則相習於善。薰之惡。則羣趨而惡。卽陷溺之久。

而見有人焉。特立獨行，亦必有從而和之。日漸日深，遂與之化。所以民風淳漓，由於士習。自古然也。諸君既登濂洛關閩之堂，則當以轉移鄉俗爲己任。脩於身而型於家，日與子弟鄉人言尊君親上，奉公守法，共爲堯舜之民。遇子言孝，遇父言慈，遇兄弟言友，恭交遊言信義，興仁興讓，且遍國俗。唐虞三代之治，亦何能以加斯。他日過是邦者，謂棉陽多君子，則余實受諸君賜矣。諸君他日皆將有臨。

民之責。及今不學。更待何時。乘茲年富力強。講求脩己治人之道。達則爲國家之名臣。窮亦爲邑里之善士。余深於諸君有厚望焉。約言不厭其詳。爲綱領。凡有四。一曰澄品類。重始進也。二曰嚴過失。戒怙終也。三曰謹學行。求所謂聖域也。四曰密操存。將升堂而入室也。而又于四篇中詳爲條目。使學者易知易從焉。具列如左。

上智不可多得。中人鮮無疵累。有志來。

學。吾。不。忍。拒。也。然。必。大。節。無。虧。桑。榆。可。補。者。乃。兼。收。薰。陶。徐。以。觀。其。後。效。若。干。名。犯。義。之。士。立。身。一。敗。百。行。莫。贖。此。則。難。姑。容。矣。絕。稂。莠。以。衛。嘉。禾。一。日。澄。品。類。凡。八。章。

不。孝。於。父。母。不。友。於。兄。弟。至。情。罪。彰。著。鄉。人。皆。知。或。致。訟。公。庭。或。爲。宗。族。所。檢。舉。者。雖。俟。罰。已。久。終。難。齒。士。類。也。毋。入。吾。門。道。聽。塗。說。非。議。朝。政。凡。事。不。察。其。實。以。齊。東。

野語爲新聞。專務捉影捕風。自矜明哲。誣謗君上者。毋入吾門。
身列宮牆而行。同躑躅。結交匪類。窩盜分贓。此穿窬之士也。雖未敗露。毋入吾門。
伺候公庭。包攬詞訟。與吏胥隸役。盪心醉酒。結弟呼兄。此奸蠹之士也。毋入吾門。
舞弄刀筆。譸張詞狀。教唆健訟。遇事生風。或代撰揭帖歌謠。壞人名節。誣讒官長。此訟師之士也。毋入吾門。

內行弗脩姦醜是恣至於亂宗敗俗烝淫至
親此狗彘之士也毋入吾門

畜養娼妓誑人財物惟利是圖不顧廉恥此
下賤不可名言之士也毋入吾門

讀孔孟之書而開口念佛齋僧拜懺奉真朝
斗書符詛呪畜蠱毒以害人此邪魔之士也
毋入吾門

大惡不可掩拒之於未入之先他過貴
能更繩之於來學之後凡學者所爲有

不是處同列宜箴規之切磋琢磨朋友之道也事有關係必求其改而後止若言之不聽則再言之又不聽則合年長者共言之又不聽則告於師而痛切言之三誠而不悛是自甘敗類也有逐之而已矣二曰嚴過失凡八章

學者之病莫大於妬忌妬忌者伎求之所從生也有技彥聖視若己出休休有容雖爲相不過是矣若聞人之善則妬之見人之才則

忌之。觀其成而欲其敗。畏其顯而擠之。晦究於一已。何裨哉。他日得志。必爲妨賢病國之小人。此過不悛者。逐之。

忠厚之道。君子所以存心。所以待人接物。推而放諸四海。而咸宜。若夫刻薄二字。則是禍之招也。刻薄之人。倫紀必傷。忍心害理。勢亦爲之。不畱餘地。以予人。此爲鬼神所大忌。出則害及蒼生。怨起寅僚。處亦衆叛親離。患生肘腋。不但不可與入道而已也。此過不悛者。

逐之。

君子之學。首在戒欺。隨口講張。以誑人之信。惑此自敗之道也。學者有意欺人。則畢生所為。盡皆偽妄。若無意欺人。而相尚滑稽。以虛誕為高致。亦損德性。壞風俗。後此雖有正言人。將莫我信矣。好為欺罔。定行奸詐。不信不忠。相因之理。他日得志。必為欺君。悞國之小人。此過不悛者。逐之。

末俗相尚。鑽營謂科名勢利。可依附權要而

得此大謬也。有命在天。實非人力所能爲。其求而得也。乃命所固有。而多此一求也。其求而不得。乃命所本無。而又多一求之辱也。世閒學者。講求聲氣。潛通關節。科場之歲。百弊叢生。權要之門。奔走如市。而潮俗歲科兩試。又或僱募鎗手。代作文字。此等敗露身名。俱喪。即使幸免。而獲高官。必爲植黨行私。盜竊名器之小人。此過不悛者。逐之。

晉陶侃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今之士大夫。

乃有好賭博者何也。賭博賤行。一經失足。無不沈溺。終身廉恥盡喪。廢時失事。破產亡家。皆由於此。與夫賤隸。閒或偶爲君子。猶將禁絕。奈何躬自蹈之。若夫開場窩賭。誑誘人財。此與殺越人于貨。無異。不幸同學有此。則必鳴鼓而攻。不可一日姑容。爲所玷辱。倘一身自好賭博。則亦與夫賤隸牧豬奴之儔。非吾徒也。此過不悛者。逐之。

武斷鄉曲。乃市井無賴之所爲。君子凡事揆。

情度理。本忠行。恕豈肯加人。以所不堪。乃潮俗好尚。強梁睚眦相爭。揮拳結訟。或奪人之田。侵人之宅。霸踞山溪。以爲己利。婚姻強合。墳塋強葬。暴寡欺孤。把持官府。又或將忤己之人。私捉禁閉。酷刑毒虐。此等舉動。皆干天怒。犯國法。爲鬼神所痛嫉。有一于此。足以亡家。勿謂三尺尚賒。可以惟所欲爲也。此過不悛者。逐之。

口舌之禍。懼於刀鋸。君子欲訥於言。非故爲

拘謹也。說人是非。評人優劣。彰人過失。譏人成敗。皆爲人情所不堪。與戎名怨。患已生於矚。曉而况發人陰私。敗人機務。談人閨閫。謗人聲名。有不殺身者寡矣。口舌便利。亦是天生聰明。弗宜暴棄之一端。不以讀書講學。而以妄語招尤。猶坐薪而舉火。療饑而飲鴆也。此過不悛者。逐之。

維正之供。度支所出。百官祿廩。軍士儲糈。天下民生國計。皆於是乎取給。故錢糧不可緩。

也。士爲四民之首。宜急公先納。以爲民倡。草
茅無可効忠。卽此分內。當然及早輸將。亦尊
君親上之一事。不可以爲迂而忽之也。况今
功令森嚴。包攬積逋。皆有顯罰。諸生互相勸
誡。勿莠頑民惡習。倘年年積逋弗清。或包收
他人糧米。必至褫鞶。桎梏大爲同學之羞。此
過不悛者。逐之。

流品清大。過寡則預於斯者。皆端人正
士。而可與言學矣。學非僅晤啣佔畀。爲

弋獲科名計也。必將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可貿貿然無所定向，人禽聖凡、儒佛老
莊、道德功利混然一途哉！是非邪正不
容並行，出乎此則入乎彼，辨之不可不
明也。三曰謹學行，凡六章。

希聖希賢，此學者第一事。今之人莫敢言也。
其心蓋曰：聖賢自有天授，豈我下愚所能希。
登科名，取富貴焉足矣。此自暴自棄之甚者。

也。孟子言人皆可爲堯舜而所以爲堯舜之道。不過曰孝弟而已。陳忠肅公言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而所以學顏孟者。不過不遷怒不貳過不動心而已。學堯舜曰我不能學孝弟亦曰我不能乎學。顏孟曰我不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動心亦曰我不能乎聖賢之道。原非高遠不外綱常倫紀日用常行之事。不爲不肖則可以爲聖賢。孟子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夫幾希人人皆有。學者但存一不

爲禽獸之心。則禹湯文武周公亦皆與我不異。此不爲不肖。不爲禽獸。亦敢曰我不能乎。科舉之學。固是人生不可少之一端。雖孔孟生于今日。不能不應科舉。但以科舉文章。遂盡一生之事業。則醯雞蝸牛。渺乎小耳。利名爲止境。富貴相汨沒。而無欲爲聖賢之一念。以提撕警覺。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學聖不成。猶可以爲賢人。學賢不成。猶可以爲善士。學科名富貴之庸人。而

不成則怨尤。叫號徼幸。萬一必將無所不至。或入于不肖。流于禽獸。而後止。非自暴自棄之甚乎。前聖已往。後聖未來。先王之道。孰與爲守。後學之統。孰與爲開。我不敢爲聖賢。誰當肩斯任者。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學者立志。聖賢則一舉一動。自不敢與聖賢相違悖。日積月累。由粗而精。由勉強而自然。何聖賢之不可幾及哉。諸君勗之。

義利之介。人生大閑。聖凡分途。實由于此。故孔子以喻於義者爲君子。喻於利者爲小人。孟子言舜與蹠之分。在利與善之間而已。學者先於此地。見之明。守之固。然後可與言聖賢之學。不然。雖周公才美。而見利忘義。則亦不足稱也。利之所在。卽爲害之所伏。是以古聖造字。刀立其旁。放而行者。多怨。專而有者。必爭。象齒焚身。古今龜鑑。從古無好利之聖賢。無貪利之豪傑。亦無殉利之忠臣。孝子。惟

看破義利之一關。斯可免人禽之迷。混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試觀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諸葛孔明。身都將相。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所以致君民於堯舜。扶漢鼎於旣傾。是何如氣象乎。學者好利。則心志卑污。舉動猥鄙。凡可以苟且徼幸而得者。皆將無所不爲。安望其可以適道而臻於聖賢之域哉。賈豎之徒。市井之行。一旦得志。大肆狼貪。苛剝富民。摧殘僚屬。人嫉之如鴟梟。

畏之如蛇蠃。安望其作民表帥。爲地方興除利病哉。見義不爲。謂之無勇。利欲薰心。雖勇亦怯。是知好利之士。指摘交加。四面牆壁。無一事之可爲守義之士。苟且不入鬼神。亦且敬畏。何所行之。或窒君子以義爲制事之權。衡以利爲伐性之斧斤。思孔孟之所言志。伊葛之所守。則可以爲舜之徒。可盜蹠小人不敢引爲同列也。尚慎旃哉。

人人皆學。不知學爲何事。此最堪嗤笑者。習

俗相沿。醉生夢死。則學術不正之弊乎。不正
學術。若瞽之無相。俛俛乎其何之。卑者以弋
獲科名爲止境。而不知明體達用。脩己治人
之方。高者以庸近爲無奇。或入于邪誕妖妄
虛空窈冥。不可據之域。程子所云自謂之窮
神達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
實則外于倫理。皆正道之榛蕪也。君子之學
至大至正。不偏不倚。其大要則明德新民。盡
之精而言之。則曰明德曰新民。似爲小儒所

咋舌淺而言之則脩已治人而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脩已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治人也脩之治之至精至當不可移易而無有或過不及之差則所謂至善也治統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極雜霸小補君子不敢以獻於君不敢以施於民學統以魯鄒爲唐虞而濂洛關閩奮乎百世之下實能繼孔孟之薪傳開後人之聳蹟至論說之富啓迪之詳則程朱之功尤爲大備千秋正學至此如日

月○中○天○學○者○不○崇○尚○程○朱○則○魯○鄒○之○戾○人○也○
元○明○諸○儒○學○術○純○正○惟○許○魯○齋○薛○文○清○胡○敬○
齋○羅○整○菴○四○君○子○足○上○繼○濂○洛○關○閩○為○聖○學○
之○功○臣○外○此○皆○不○足○比○數○矣○異○學○苟○全○一○已○
而○不○知○所○以○治○人○雜○學○但○欲○治○人○而○不○知○所○
以○脩○已○皆○于○明○德○新○民○之○旨○有○未○會○況○科○名○
之○學○沾○沾○入○股○人○已○兩○無○所○據○乎○學○術○邪○正○
大○為○世○道○人○心○之○關○係○諸○生○入○吾○門○者○皆○必○
以○濂○洛○關○閩○為○宗○以○許○薛○胡○羅○為○法○則○學○術○

既端邪說自不能入亦聖學之功臣也

異端之學賊吾道者也故君子闢之非好立
門戶樹幟角爭實恐一入迷途終身不可救
藥況千秋道統明晦絕續所關甚大不得不
爲防閑卽孟子所謂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也
古之異端有楊墨而老莊申韓之雜說皆足
爲聖道之害唐宋專於佛老而佛氏較老爲
尤強佛老之爲異端三尺兒童皆知之而尊
奉信從乃出於高明之士則明知而故犯之

也。潮自大顛猖獗幾欲援昌黎而入於墨。至今士大夫猶以儒佛無異教而羣奉大顛爲祖。師不知祖師二字自是僧徒所稱儒者讀孔孟之書爲聖門弟子奈何自背其師以從彼之所謂師乎。海內士人好談禪語或援引佛經見諸詩文自以爲學問廣淵機鋒超妙不知由君子觀之曾涕唾之不若耳。諸生入吾門者務必大破世俗之見勿爲僧道所欺。倘語言文字之閒染及佛經禪語則余與諸

同人且將鳴鼓而攻以異類目之矣。雖然佛老之爲異端尚粗淺而顯然易見。今則有湯儒陰釋之學。近似亂真。竊聖賢之名以闡釋迦達摩之宗旨。學者見其伸臂昂首侃侃而談。以爲聖人之道在是。而究其實則仍是靜坐蒲團。虛空寂滅之謬妄。而彼又公然操入室之戈。詆誹程朱。推尊佛老。至使天下翕然從風。其徒亦綿綿延延。相傳數百餘載。嗚呼。其可悲也。備作于金谿而盛于姚江。慈湖白。

沙龍谿之儔。余亦安忍悉數哉。姚江事業。素所欣慕。講學之差。無能護短。余爲世道人心計。於閑存錄畧言一二。諸生能知其非趨而避之足矣。他若無爲教之荒唐。白蓮教之妖妄。西洋天主教之悖聖侮天。險奸叵測。則諸生自能絕之不待余之贅也。夫

無本之學。空疎淺陋。夏蟲不足與語。冰非吾所謂學也。無用之學。風雲月露。雨珠不可以爲禱。非吾所謂學也。吾所謂學者。取材千古。

陶鑄百家。措之方州。而咸宜施之民物。而各當藏之名山。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蓋有用之實學也。沈浸于四子六經。以正其本。講究性理。先儒諸書。以清其源。熟讀紫陽綱目。左國馬班以下諸家之史。周秦漢唐宋明以來諸家之文。泛濫乎諸子百氏之著述。以廣聞見。養雄健之筆力。蓄浩然之正氣。夫是以發爲文章。聲金振玉。縱橫天地。周鼎商彝。非耳目之近玩。泰山河海。聳宇宙之觀瞻。豈如世俗

所謂能文之士哉。世俗所爲文詞華焉已爾。不足以載道。不足以用世。雖充棟汗牛。則何益矣。古人本經濟爲文章。六經字字皆可見之施行。今人經濟文章分而爲二。沾沾于八股制義。自以爲天下莫已若上焉者。爲詩爲賦。亦不過雕蟲小技。花鳥禽魚之味。三都兩京之作。費盡畢生之精力。試問覆瓿之外。尚有何所用乎。是以君子不貴無益之筆墨。不爲無用之文詞。百年瞬息流光。易逝天下。林

林總總後覺後知待命于吾者何限。雖假我彭聃之年尚孜孜爲之而不足而遑暇及其他。以有用之精神耗費於無益之地也。諸生凡有所作必關於世道人心。民生風俗。然後洋洋纒纒振筆書之。窮簷之休戚風化之盛衰山海之經營紀綱之條布刑兵禮樂之升降窮邊絕島雕題鑿齒之情形千載以上之治亂是非興亡成敗千載以下之學術邪正道統絕續知識之所及思慮之所周大則鴻

篇萬言可補經傳不嫌其多小則片詞隻字可垂語錄不厭其寡皆吾所願聞也若入股文章亦必有當乎道經經緯史有理有氣可以傳之後世而不做作賦吟詩尤必以意理為主誦詩三百達于政而能專對可見古人無一非實學也諸生其亦知所尚哉士不敦實行非士也文人無品流俗所譏才高行惡君子所賤諸生能無懼乎凡入吾門者必以立品爲先枉尺直尋之事斷斷有所

不爲利不能動。勢不能奪。自置其身於千仞之上。不以千駟萬鍾。貶我一日之志節。而又非好自矜高大言欺世也。脩身勵行。惟恐不及。一言一動。懼偶涉于浮夸。隣于放縱。傷于暴慢。爲鄉黨所不取。而倫常之地。尤其所兢。兢謹凜不敢一毫稍恣者。吾有君。必極其忠。敬。不論在朝在野。爲臣爲民。皆有一團忠愛。纏綿於寢食夢寐之間。吾有父母。必極其孝。思。無論富貴貧賤。死生榮辱。皆有無窮孺慕。

流溢於視聽形聲之表爲兄則友爲弟則恭
同氣之親手足之情非異姓讒言所能間而
宗族皆我一本親戚皆我菑蘿恤饑寒而通
疾苦亦惟吾力是視不敢有刻薄鄙吝之萌
焉夫婦之好相敬如賓不相褻狎至於妾媵
亦將以禮脫輻反目中道棄遺之患庶幾免
夫而婢僕傭奴亦均人子體其情而憫其勞
吾又何忍漠視焉若夫朋友之交尤爲人生
最樂可以補倫彝之缺憾助德業之進脩其

上焉者吾以師事之。次焉者吾以兄事之。又次焉者吾以宗族親戚事之。便辟善柔便佞諸有損於我者吾不敢與之友矣。凡吾所友卽吾至親甘苦與同患難與共吾力所及皆不敢愛卽泛泛相值無怨無德之人民胞物與吾亦何敢岐視存吾厚道順其自然行其當然非如墨子所謂兼愛者也。諸生循循於此造乎其極則爲聖賢卽不然而常存是心亦卓卓乎文行兼優之士矣。

志向既立行已既端學殖既正倫常既
飭則已爲聖賢之徒矣而條目工夫存
養省察之處至精至微又非僅口耳之
功堂堂容貌之盛所可以與於斯也世
間學者致飾于外聞吾之說不以爲迂
爲腐卽以爲難爲畏不知仍是切近精
實易知易能之事也從茲進德從茲脩
業升堂入室直存指顧聞耳四曰密操
存凡八章

作聖之功以存誠爲第一事此不可不學也
誠實而已矣眞實無妄則盡乎誠之義矣世
間學者看得誠字不親切似強捉一外來之
物納諸胸中不勝矯揉束縛之苦是以其視
存誠工夫竟似釋子坐禪閉目呆想無一毫
裨益於天下國家無怪乎其以爲迂疎而厭
苦之也吾所謂誠止欲人事事皆實無爲虛
假無爲僞妄而存之之功不過是念念皆實
常懷不敢欺已不敢欺人之意耳謂存誠難

豈勿妄亦難乎。謂無妄難。豈不欺亦難乎。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卽此而求之。夫何難之有哉。畏其難而不圖。其易吾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敬止是整齊。收斂使身心不敢放縱而已矣。世人看得敬字太拘苦。如擎拳曲跽。攝心坐禪。皆非所謂敬也。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既有和樂在其中。何拘苦之云哉。倨慢。

無禮則不敬。故曰正衣冠。尊瞻視。妄思妄動。則不敬。故曰直內。曰主一無適。總所以收束其精神。志慮。使起居語默。當在規矩準繩之中。則動亦敬也。靜亦敬也。無事而存主不懈。卽參前倚衡。儼若思者。是也。應物而酬酢不亂。卽欽明安安篤恭。而天下平者。是也。故敬之一字。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聖學徹始徹終之要有志入道者。其必自茲始乎。北溪陳氏曰。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二

語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學者於此求之可矣

至誠之道泛應曲當無待於推若學者則必自忠恕始乎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忠恕者持已接物之要道也忠之一字乃學者大本領所以異於人者故事事君必忠一出言而必思忠爲人謀不敢不忠凡使在己之心無一毫之不盡也恕者推已之心以及人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是也人心之所同

然凡民與我不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推之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在學者稱物平施則謂之恕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所謂絜矩矣朱子曰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上蔡謝氏曰無忠做恕不出西山真氏曰有忠而後有恕忠猶形也恕猶影也學者用力于忠恕盡已盡人之閒無一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造至誠矣曾子於一貫既唯之後而以忠恕語門人欲學者知

所從入之方積久而自得之也

聖狂賢不肖之分天理入欲而已矣循天理

則日進乎高明徇人欲則日淪乎污下天理

人欲之界所爭甚微學者不可不辯也凡自

然而然者爲天理私意而爲者爲人欲理欲

之別則公私二字盡之故朱子曰飲食之閒

亦有天理人欲焉則以飲食者天理也欲求

美味人欲也循天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

小人君子小人無中立之勢天理存則人欲

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朱子所謂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於此處體認省察之自然。當然之天理。則存守而勿失。自私自利之人。欲則遏絕而不留。克治擴充。自強不息。使人心之危者不危。道心之微者不微。以幾於精一。執中也不難矣。不然而爲物欲所牽引。理不足以勝之。吾何暇與之言學哉。

凡學者多致飾于外。大庭廣衆之間。人人皆君子也。若閒居獨處。暗室屋漏之際。則多不

及持而真情見矣。是故慎獨之功。君子重之。嗜欲之攻取。機心之流露。每發于不及防。謂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耳。不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不啻十目十手之環而指視我也。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瘡。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斯言誠可味也。致謹於獨知之地。如父兄師保之臨于吾前。則妄念自消。危機自

息必無有自欺欺人而色取行違以行於世者矣。夫飾外者以人爲可欺也。知獨之當慎。雖欲自欺而有所不能。況欺人乎。

慎獨者必有存養省察之功。所謂尚不愧于屋漏。非致虛守寂而然也。學莫大乎涵養。常存理義之心。使邪僻不得而入。視聽言動無非禮。盤盂几杖皆有戒。則瞬有存而息有養也。朱子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閒斷。然纔覺得閒斷。便是相續處。時時檢點。則所謂省察。

也。學者常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少有閒斷。卽察識克治。朝兢夕惕。無一時之少懈。曾子一日三省其身。游定夫廣之曰。若學者之省身。不止此事。親有不足于孝。事長有不足于敬。歟。行或愧于心。而言或浮于。行歟。愆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省身。庶乎可以跂及。余謂此就事而言。省工夫尚多。遺漏未免。疎而不密。不如就吾心之未萌。而存養方萌。而省。

察無一時一事之閒斷。乃爲純亦不已之功。而幾於作聖不難也。學者念之。邪恕一日三點。檢明道以爲可哀矣。

學者之患。莫大乎驕矜。驕矜則善言不能入。過悞無由知。欲德之日脩業之日進也難矣。是故謙虛二字。君子貴之。易曰。謙尊而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澤山之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是知從古無不謙。虛之聖賢非如。

今之學者一善一長自以爲莫已若也。或恃其才以沾沾自誇詡。或放其心謂物論不足畏。或厭聞已過。謂訑訑既已知。或傲慢性成。謂區區何足道。由是諂佞之言。進日長。其驕泰之風。懈怠之氣。深罔聞。夫敬畏之語。雖有周公之才之美。未有不流于不肖之歸者也。反其道而守之。以謙虛則泰山以上壤益大河海。以細流益深。賢可以希聖。聖可以希天。莫能量其所至矣。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卽此意也乎。

學之不講。孔子以爲吾愛。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朱子曰。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若祇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余觀自古聖賢大儒。未有不講學者也。後人講學多。鶻虛名。遂有好爲異說。操入室之戈。顯然與吾道爲敵。詆誹程朱。甚至菲薄孟子。其徒又

從。而。信。之。恣。無。忌。憚。莫。可。救。藥。於。是。遂。有。反。
避。講。學。之。名。使。後。生。小。子。懵。然。不。知。有。邪。正。
之。分。混。然。不。知。有。儒。佛。之。別。此。今。日。講。學。之。
功。斷。乎。不。可。闕。也。諸。生。既。知。濂。洛。關。閩。之。旨。
趣。不。爲。釋。老。異。端。金。谿。姚。江。所。搖。惑。則。庶。乎。
可。以。講。學。矣。余。忝。一。日。長。無。能。有。以。相。裨。益。
祇。舉。其。切。近。着。實。易。知。易。行。者。共。爲。質。證。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幸。勿。以。老。生。常。談。置。之。併。
期。自。今。以。往。年。年。月。月。朔。望。會。集。諸。同。人。羣。

萃書院講論不替勿以余之去此而中輟焉
則彬彬棉陽依然海濱鄒魯而程子所謂道
南又於此昌一支派矣

棉陽學準卷二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仝校

講學規儀

講學何以有儀。曰存禮樂之意也。揖讓進退。鼓鐘贈答。所以陶淑性情。爲學問身心之助。豈淺尠哉。今人以放誕爲高致。以禮教爲桎梏。羣聚裸裎。閑談嬉戲。及至見人之際。行禮

之區則揖拜且不知其何從言辭急遽而無序舉動倉皇而失措粗俗鄙野不爲大雅所嗤乎山陬海澨之人多坐此弊皆由於平日不知講求未曾學爲弟子故也吾非欲以迂闊舉動強人以所難第使知少長之序習揖遜坐立之節制度聲容日漸日深將有興于禮樂而不自知者則當其講學之時已無往非禮陶樂淑之意矣故規儀不可忽也

凡講期以月之朔望爲準不數不疎率十五

日而一會。

延學問宏博品行端方者一人爲師長。不論搢紳韋布。惟道德文章羣情推服。乃可膺斯任也。

先期三日預擬講章。先四子書一首次六經一首。次性理史鑑一首。就各章衍爲講義。端楷大書榜于堂前。俾同學之士覽觀。尋繹各有發明。意見便于講畢之時。質疑問難。

講院初開。延師未得其人。講章本縣暫擬。或

諸生中學識高明者各擬一二章本縣參酌
論定懸示同學俟後聘有師長俱由師長撰
擬以一事權可也

擇老成望重行誼清端慮事周詳者二人爲
學長凡祭祀講學租穀收支一應大小事務
俱由學長提調

先期二日學長編派執事人員擇書理明晰
言詞敏達者三人爲司講禮儀嫻熟聲音高
朗者二人爲司贊能糾過愆唱不中禮者二

人爲司儀。步趨敬慎。奉持謹凜者五人。爲司爵。官音無訛。出口洪亮者一人。爲司祝。入耳不忘。字畫清楚者二人。爲司記。練達周旋。晉接有度者四人。爲司賓。舉動從容。運腕有力者二人。爲司鐘。爲司鼓。年少聲清。抑揚合節者四人。爲歌童。

伐鼓考鐘。疑與異教相似。而實非也。鼓鐘辟雍。先王之禮樂。有待後人之興起。豈可以暮鼓晨鐘。爲異端所竊用。遂併禮樂而廢之乎。

鼓宜于大。使其聲洪亮而遠聞。鐘宜于小。用熟銅鑄之。使其聲清越而餘韻悠永。設簏業懸几上。與寺廟稍別可也。

倉卒未能與古樂暫用吹手四名爲樂人以壯聲容。

先期一日。學長率執事人等。演習儀注。贊學。唱童學歌詩。衆人學揖讓升降周旋進反坐立之節。

神座几案。拂拭潔淨。灑掃庭廡。備果酒燭香。

之類設茶饌椅凳以待學者。

備祭品用時果穀核如同薦新隨意斟酌。四籩四豆不以難得之物爲貴不用羊豕以節財從儉使其可繼。

凡四方人士欲聽講者先期向司賓報名登簡籍以便備坐及多設茶饌諸生有他故不得預講先期向學長告假通知司賓以省多備。

學長告講期連名序刺請本縣儒學僚佐來

朝赴講所。及期。諸生齊集。以俟。官師至。執事諸生迎于大門。下車揖讓。以入。學長迎于二門。師長迎于階。各一揖拱而立。司贊先升階。上東西相對而立。唱排班行謁。見五先生。禮序立。師長中本縣師僚東搢紳舉貢西平列。階下諸生序後。司贊唱班齊鼓樂。司鼓者伐鼓。司鐘者擊鐘。樂人奏樂。唱鞠躬拜興。凡四唱。平身樂止。司贊唱分班。師長立于東西面。少上。本縣師

僚立東次。西面。搢紳前輩立于西東面。與本縣師僚相對。不與師長並列。示尊師也。諸生序下。向北而立。司贊唱東西對揖。各三揖。畢。本縣師僚搢紳向師長一揖。師僚搢紳向本縣一揖。諸生回上三揖。師長答揖一本縣師僚答揖一搢紳前輩答揖一諸生同班相揖一。司贊唱就位。師長本縣師僚從東階上。搢紳舉貢從西階上。諸生分兩旁。紳與紳齒。士與

士齒各就所應得之位。拱立。司贊唱告坐。各不離位。三揖。立于東者坐。東立于西者坐。西其遠賓至。則邑紳士各以所上位讓之。

司講三案在堂上。近南左右對列。執事者位兩階上。聽講諸生東西分坐。不足則用涼篷遮蓋兩庭院。以避風日。

司贊唱宣明白鹿洞規。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左司贊出位。宣五教之目。伐鼓一。向上一揖。

高聲唱。父子有親。伐鼓一。君臣有義。伐鼓一。夫婦有別。伐鼓一。長幼有序。伐鼓一。朋友有信。伐鼓一。右司贊高聲曰。願同人扶植此綱常。司鐘者擊鐘一。左司贊一揖復位。

右司贊出位。宣爲學之序。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博學之。伐鼓一。審問之。伐鼓一。慎思之。伐鼓一。明辨之。伐鼓一。篤行之。伐鼓一。左司贊高聲曰。願同人振興此德業。司鐘者擊鐘一。右司贊一揖復位。

左司贊出位宣脩身之要。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言忠信。伐鼓一行篤敬。伐鼓一。懲忿窒慾。伐鼓一。遷善改過。伐鼓一。右司贊高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脩身否。請着實省察之。司鐘者擊鐘一。左司贊一揖復位。

右司贊出位宣處事之要。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正其誼。伐鼓一。不謀其利。伐鼓一。明其道。伐鼓一。不計其功。伐鼓一。左司贊高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處事否。請留心體驗之。

司鐘者擊鐘一。右司贊一揖復位。

左司贊出位。宣接物之要。伐鼓一。向上一揖。高聲唱已所不欲。伐鼓一。勿施於人。伐鼓一。行有不得。伐鼓一。反求諸己。伐鼓一。右司贊高聲曰。同人中果能遵此接物否。請平情細思之。司鐘者擊鐘一。左司贊一揖復位。

右司贊唱。宣白鹿洞規畢。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左司贊唱。司講啓告講首章。司講一人出位。

木
五先生一揖曰啓告今日講某書某章
揖畢左拱手讓揖在東者同答之右拱手讓
揖在西者同答之

右司贊唱升講位司講就位司鼓者伐鼓二
司鐘者擊鐘三

左司贊唱肅靜無譁

右司贊唱展書開講

司講正襟端坐朗聲宣述所擬第一章講義
不疾不徐雍容中節講畢出位向五先生

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左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向上。一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朱夫子放勳之一章。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歌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燹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凡童子歌詩一句。司鼓。

者。伐。鼓。一。司。鐘。者。擊。鐘。一。全。詩。歌。完。伐。鼓。三。擊。鐘。三。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右。司。贊。唱。作。樂。司。鼓。者。伐。鼓。司。鐘。者。擊。鐘。樂。人。奏。樂。

左。司。贊。唱。行。初。獻。禮。官。僚。縉。紳。各。下。階。平。列。向。上。唱。就。位。各。趨。進。照。位。序。立。唱。跪。皆。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唱。正。獻。官。盥。洗。本。縣。盥。洗。畢。唱。酌。酒。酌。畢。唱。詣。五。先。生。神。位。前。跪。上。香。獻。爵。五。位。各。一。爵。唱。讀。祝。師。僚。

摺紳人等皆跪。司祝者捧祝文跪前開讀。維
雍正某年某月某甲子朔望。廣東潮州府普
寧縣知縣署理潮陽縣事藍鼎元。敢昭告于
先賢濂溪周夫子。

先賢明道程夫子。

先賢伊川程夫子。

先賢橫渠張夫子。

先賢紫陽朱夫子。五先生之神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率性脩道。至人立極。自精一執中。

開萬年之統緒。遂見知聞。知綿三代而不忒。
尼山木鐸。事功遠邁乎唐虞。戰國轍環。發蒙
更慙于饑渴。遙遙千五百歲之間。惟我

周程張朱五先生。奮賢關而入聖域。旁搜遠

紹。薪傳獨得六經四子。發明如日月中天。邪

說異端。斬絕若門庭荆棘。允孔孟之功臣。爲

後學之矜式。鼎元待罪此邦。朝兢夕惕。非第

鞠謀康乂之司。兼有世道人心之責。思民風

之返淳。惟士習之宜亟。爰開書院。敬奉典型。

立醇儒以作之師。俾舊染於是乎洗滌。因相與講明正學。論道窮經。凡綱常倫紀。日用行習之地。無不知之。真而行之。力掃釋老之謬。談併嚴辨乎陽儒陰墨。似道似學之奪朱。尤是擯而足斥。從此經正民興。鄉無邪慝。士希賢而賢。希聖孝弟仁讓。所漸靡不風移而俗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言有大而非夸。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掌可指而赫奕吾道南矣。將棉邑化洛閩之區。斯文在

茲庶海濱復鄒魯之迹。邦家有慶。吏民增色。拜手致詞。精誠上格。謹告。司贊唱俯伏。與復位。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與平身。禮畢。唱樂止。

右司贊唱。司講啓告。講二章。司講一人出位。向五先生一揖。曰。啓告今日。講某書某章。揖畢。左拱手讓。揖在東者。同答之。右拱手讓。揖在西者。同答之。

左司贊唱。升講位。司講就位。司鼓者伐鼓三。

司鐘者擊鐘三。

右司贊唱。肅靜無譁。

左司贊唱。展書開講。

司講正襟端坐。朗聲宣述所擬第二章講義。

不疾不徐。雍容中節。講畢出位。向五先生

一揖。告講某章畢。復位。司鼓者伐鼓三。司鐘

者擊鐘三。

右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向

上一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朱夫子顏生之

一章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歌曰。顏
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
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
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
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凡童子歌詩一句。司鼓
者伐鼓一。司鐘者擊鐘一。全詩歌完。伐鼓三。
擊鐘三。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左司贊唱。作樂伐鼓。考鐘。衆樂並奏。

右司贊唱。行亞獻禮。官僚搢紳。仍下階平立。

唱就位各趨進就位。唱跪皆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唱酌酒。酌畢。唱詣。五先生神位前。跪上香。獻爵。五位各一爵。唱俯伏。興復位。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平身。禮畢。唱樂止。

左司贊唱。司講啓告。講三章。司講一人出位。向五先生。一揖。曰。啓告今日講某書某章。揖畢。左拱手讓。揖在東者。同答之。右拱手讓。揖在西者。同答之。

右司贊唱升講位。司講就位。伐鼓考鐘。仍各
以三爲節。

左唱肅靜無譁。右唱展書開講。亦如之。

司講正襟端坐。宣述所擬第三章講義。雍容
高朗。悉如前儀。講畢。出位。仍向五先生一
揖。告講某章畢。復位。伐鼓考鐘。仍各以三爲
節。

左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一
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朱夫子闢異教詩二。

章伐鼓三擊鐘三歌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
雲山盜啓互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
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
安凡童子歌詩一句伐鼓考鐘各一每章歌
完伐鼓三考鐘三又歌曰西方論緣業卑卑
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
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
空不踐實躡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

其書每歌一句伐鼓考鐘各一全章歌完鼓
三鐘三亦如之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右司贊唱作樂伐鼓考鐘衆樂並奏

左司贊唱行終獻禮官僚縉紳仍下階平立
唱就位跪亦如之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
平身唱酌酒詣五先生神位前跪上香獻
爵亦如之唱俯伏興復位跪一叩首二叩首
三叩首興平身禮畢唱樂止

右司贊唱司講已畢詩樂三終徹講案司鼓

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三。

師長官僚紳衿各起位。隨意講堂院外散步片時。

司贊唱請用膳。學長進一揖。師長官僚紳衿皆揖。司賓拱至膳所。請坐。照次序坐。六人一席。酒不過三盃。多者有罰。飯各隨其量。膳羞四簋。豆腐園蔬鹹魚醃菜而已。不許過豐。私携盛饌至者亦有罰。官紳一體使常知澹泊滋味。

飯畢起位散步片時。堂上伐鼓三擊鐘。三司贊唱請赴講堂。師長官僚紳衿依前次序進就坐。各一揖。

司贊唱質疑問難。欲有問者卽起出班。向上三揖。坐于旁側。就所講書章發出特見。從容辯論。以闡明聖道爲主。不以偏僻詭異浮詞。矜辯爲長。或音語弗清。言不達意。則將已見詳書條段呈出問難。師長亦書而答之。凡有他疑。皆許質問。其出問以坐次爲序。先長後

幼。毋得僥越。勦說雷同。並所深戒。問畢起坐。再向上三揖。復本位。

司記二人。列几案楮筆于神座旁。審聽問答。皆書之。其有不盡。則令本生自書一楮。授司記彙錄成編。師長改正。送本縣叅酌訂定。付之剞劂。以就正遠方之有道者。

司儀二人。自始事。以至終事。留心細察。凡揖讓升降。周旋進反。坐立言談。食飲不中禮者。皆糾唱之。每糾唱一。則司記執簡而書曰。某

人爲某事失儀及卒事則學長按籍而稽量
罰示懲所以振起衆人恭敬之心而省其玩
忽粗浮之氣也

諸生質疑已畢不復再有問者則司贊唱曰
質疑問難已畢司鼓者伐鼓三司鐘者擊鐘
三

本縣命題課試諸生次日構思呈師長評定
彙送本縣選擇加批付梓以質海內高闡覘
吾邑人文之盛

司贊唱童子。上堂歌詩。童子四人登階。同上
一揖。左右序立。司贊唱歌。此日不再得之章。
伐鼓三擊鐘。三歌曰。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
桑躑躑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婚學子。共
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
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蹠善利閒。所差亦毫芒。
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
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道
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邈。簡編有遺芳。希

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
徬徨。驅馬日以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
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閒。雕鐫事詞章。學成
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奕遊。異趣均亡
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
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
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卽亡。
雞犬猶知求。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
吾言狂。凡童子歌詩。一句伐鼓。考鐘各一全。

詩歌完。伐鼓三考。鐘三童子。向上一揖復位。

司贊唱作樂。伐鼓考鐘。衆樂並奏。

司贊唱排班行拜辭。五先生禮序立。師長

中本縣師僚東。搢紳舉貢西。平列階下。諸生

序後。司贊唱班齊。鼓樂司鼓者伐鼓。司鐘者

擊鐘。樂人奏樂。唱鞠躬拜興。凡四唱。平身樂

止。

司贊唱分班。師長官僚搢紳各依班次。東西對立。諸生仍立下。北面。司贊唱凡在坐預講。

席者謝師長一揖。師長答揖。司贊唱。師僚搯紳謝父母一揖。本縣答揖。司贊唱。諸生向上三揖。先師長答之。次本縣。師僚答之。又次搯紳前輩答之。揖畢遂行。本縣與師長揖別于二門之外。師僚搯紳奉貢與本縣揖別于大門之外。諸生揖別于道旁。師僚搯紳以次相別。諸生各相揖而退。是謂之大講禮成。

丁祭禮儀

祭以春秋二仲上丁之日從先師也。或疑是日祭。至聖先師行禮甫畢。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未免倦怠。似更日爲宜。余曰。噫。未敬耳。敬則安有倦怠哉。凡人精神氣力愈用。則愈出。一日之閒。有無窮學問事業待我爲之。豈行禮斯須。卽生倦怠。其於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謂何矣。況祭聖以丑寅行禮。方明而畢事。書院之祭。以卯辰行禮。不相妨。

也。安所庸更日乎。五賢實紹先聖之道。統丁祭亦從先師之後可也。

先期五日。編與祭執事人員。榜于大門之外。主祭官本縣躬自行之。陪祭各官儒學捕衙皆與焉。

擇方正廉潔辦事周詳者一人。爲司庫專治祭品。

禮生六人。爲通贊者二。爲引贊者二。司盥洗者二。其飲福受胙之事。皆此六人兼之。

擇諸生學養純粹舉動敬謹者爲各執事司
祝者一人陳設者二人瘞毛血者一人司饈
者二人奉帛者一人接帛者一人執爵者五
人接爵者五人撤饌者一人司鼓者一人
先期三日官師執事諸生各齋戒沐浴宿于
外不飲酒不用喪不行刑。

先期一日習儀執事者各演習儀注使皆嫻
熟毋得臨時周章致于失禮之咎。

省牲本縣親至神座庭前向上一揖禮生引

詣宰牲所。唱作揖。省牲畢。復至神座庭前。告潔。一揖。回署。

司庫治祭品。以豐腴潔齊爲敬。草率從事者。有罰。

用帛五端。共一篋盛之。酒十五爵。太羹一登。和羹二鉶。黍稷二簠。稻粱二簋。其或黍稷稱梁。南方不能全備。則以麩食粿餅之類補其缺焉。可也。

曰形鹽。曰藁魚。曰棗。曰粟。曰菱。曰鹿脯。爲六

籩

曰菁。菹曰芹。菹曰笋。菹曰鹿醢。曰兔醢。曰魚醢。爲六豆。

其籩豆品物有非時地所產。或偶缺不可致。皆以近似者代之。代兔以雞。代鹿以牛羊。代菱以紅柑。西瓜代栗。以荔乾福貝。

牲用豕一。用羊一。他年學者日盛。或祭田有加。則羊豕各二可也。

其陳設位次。太羹和羹列于前。黍稷稻粱隨

之皆在中間。六籩列于座左。六豆列于座右。豕列于下之東。羊列于下之西。爵在羹前。帛在爵前。

香一束。燭二對。其堂廡內外門庭各懸方燈。以適觀爲度。小燭配之。

用吹手六名爲樂人。伺候作樂。

及期皆公服。諸生齊集以俟。司鼓者播鼓一通。以號衆也。司陳設者各將祭品捧出。以次陳列。方正整齊。毋得參差紊亂。次陪祭官至。

播鼓三通。次主祭官至。播鼓三通。衆人肅靜。俟行禮。

禮生唱盥洗。引贊者引主祭官至盥洗所。盥畢。立于二門之外。

唱排班。班齊。主祭官趨立于中庭之中。儒學立于庭左。捕衙立于庭右。稍後。

唱執事者各司其事。諸生皆就所司之位。敬謹。斂容以待將事。

唱陪祭官就位。儒學捕衙就拜位。

唱主祭官就位。本縣趨而前。就拜位。

唱瘞毛血。司瘞者捧毛血盤。就瘞所。主祭官躬往視之。瘞畢。一揖復位。

唱迎神作樂。行四拜禮。每拜興。皆唱之。四拜已畢。唱平身。

通贊唱行初獻禮。引贊唱詣酒罇所。引主祭官至酒罇所。唱司尊者舉幕酌酒。酌畢。由東階。引至神座前。唱跪獻帛。司帛者授帛。一獻上。接帛者捧承。而列于神座之前。唱獻爵。

司爵者以次授爵。五位各一。每獻上。接爵者皆捧承而列于神座之前。畢叩首。興唱。詣讀祝位。禮生引至讀祝位。唱跪。又唱。衆官皆跪。唱樂止。讀祝文。司祝者捧祝。跪前開讀。

維雍正某年某月某甲子朔。越某日。潮陽縣知縣某。敢昭告于

先賢濂溪周夫子。

先賢明道程夫子。

先賢伊川程夫子。

先賢橫渠張夫子。

先賢紫陽朱夫子之神曰。惟五先生。宋代

大賢遠紹魯鄒。獨得薪傳。倡明絕學。如日中

天。後知後覺。仰止高山。某黍洫是邦。職司風

教。敬奉典型。俾民則倣。煥起人文。興忠興孝。

從斯棉陽。一變至道。茲際仲春。謹以牲帛醴

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讀畢。樂復作唱。

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復位。禮生引由西

階下復拜位。

唱行亞獻禮。又引至酒罇所。唱酌酒。酌畢。從東階升。又引至神座前。跪獻爵。五位各一爵。唱叩首。興。又引由西階下。復拜位。

唱行終獻禮。又引至酒罇所。唱酌酒。酌畢。又引至神座前。跪獻爵。五位各一爵。唱叩首。興。復位。禮生仍引復拜位。

唱賜福胙禮。生引至香案前。跪飲福酒。受福胙。畢。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興。復位。唱撤饌。司撤饌者以意移撤之。

唱送神行四拜禮。每拜興皆唱之。畢唱平身。唱讀祝者焚祝。司帛者焚帛。樂止禮畢。

祀事已畢。官師諸生以次相揖而別。此祭禮之成也。

司庫主頒。昨命屠人解豕羊之肉。不拘大小。以人衆多寡爲差。凡與祭執事者皆頒之。不敢私神惠也。

書田志

有書院義學必有歲租以贍之存育士之意也。茆茆薄產沾潤無幾。然先儒明禋從茲有賴。師生膏火。於是有資亦可聯人心之渙。以待後世有力之君子。繼承而光大之。鼓舞奮興。日躋日盛。未必非斯文之幸也。昔文翁治蜀。數遺刀布資遣諸生。范文正待泰山孫秀才。常給米錢千載以來。傳爲僅事。竊怪世人浮屠老氏之宮。施捨田園連阡廣陌。不以爲

修而學宮重地茂草時嗟終莫肯以一畝半
頃相加遺者是何其待僧道之優而待吾士
子之薄也況潮屬飯僧之田以畝計者不知
其幾萬歲租之入不知其幾十萬僧人暴殄
狼戾漁色賭財泥沙浪費甚者結交饕餮以
辱民爲儿上之肉而吾士子誦法先王家無
斗筲曳履歌商北門吁嘆莫有過而問焉此
亦宇宙閒一不平事也非吾力所可及則亦
末之何已棉邑故官田一百四十五畝曰

文會曰張陂曰沙港曰濟糧歲租二百三十石五斗有奇不知始自何代相傳明初長吏置此爲諸生文會之資繹其名則是也而邑乘不載故老無聞併創置是租者之姓氏而亦茫不可考官收其歲穀之入照民田輸納正供畝米爲縣令養廉之需者亦不知幾百十年矣文獻闕如誠不可解豈果代遠年湮不識所自歟抑旣歸廉橐不便筆之於書於此見棉邑士風之厚也余寒儉無力不能

目捐清俸購置學田。敢愛惜此區區上沒前
人之美意。不爲我士子一清釐之哉。因爲文
申請學使。永爲書院義學之恒產。旋奉報可。
今則爲諸生之田。非復官吏之田矣。不可不
備。悉其畝數。都鄉佃戶姓名。使諸生知所稽
察。不致蹈有名無實也。

文會和在貴山。都分大隴南隴橫山三處。大
隴佃戶陳誠忠等。耕租三十六石七斗五升。
南隴佃戶蔡信等。耕租七石橫山佃戶曾鼎

太等耕租五石七斗五升。統計歲租所入共四十九石五斗。

張陂租在黃隴峽山兩都曰洋汾鄉佃戶林方興居之。歲租一十二石五斗。中寮翁永春新寮王紹智。茹港陳殿客。後溪仔許世發。連應武陳隆。山家鄉蕭紹禹。顏作炯。溪西鄭欽。高兆光。高阿惜。後埔仔林啓耀。蔡阿喜。望上寮陳萬進。陳上萬。舖前仔陳立權。大布洋黃上賢等。各佃共租五十四石。統計歲租所入。

大十六石五斗合文會張陂二者則一百一十六石也。

沙港租在洋烏都佃戶陳奎卽陳少源子也。居沙港鄉歲租一十二石五斗。

濟糧租在峽山貴山兩都分泗港林內大青洋隴頭四處泗港佃戶周禮耕租一十五石。周子來耕租二十六石七斗周攸足吳夢推。周子嵩周攸廣共租二十石三斗三升周子權周子英周崇有周子金共租二十三石一

升林內佃戶葉大琳耕租三石五斗大青洋佃戶余公信張用朝張智俊黃德元林有聰共租九石五斗隴頭佃戶林衷成蔡衷德黃惠德蔡永興共租七石統計歲租所入一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也

其田畝輸將之數文會租田載貴山都三畝八甲文會官田二戶內徵輸中田四十畝七分歲額正供糧銀一兩七錢一分二釐二毫米

六斗一升而奇七勺。張陂洋汾租田。載縣廓
都三畝七甲林壽戶內輸將。首墾二十九畝
四分六釐三毫五絲。歲額糧銀八錢八分四
釐。沙港租田。亦載縣廓都三畝七甲林壽戶
內輸將。首墾五畝五分三釐七毫五絲。歲額
糧銀一錢六分六釐。濟糧租田。載縣廓都四
畝二甲義田。濟糧戶內輸將。中田五十七畝
九分七釐一毫。下田一十一畝三分三釐九
毫。歲額糧銀二兩八錢六分五釐三毫。米一

石而奇三合二勺。統計田畝則一百四十五畝。而奇一釐。歲額糧銀則五兩六錢二分七釐七毫。額征畝米則一石六斗一升三合九勺。此其實數也。

今以文會張陂歲租一百一十六石。爲書院丁祭講學之資。以沙港濟糧歲租一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爲義學師生膏火之助。並勒貞珉以垂永久。遠雖有豪強不得私而踞之。但此租向係官收。胥役侵漁之弊在所不免。中

開佃戶。或已物。故子孫相承。轉相授受。而故籍猶仍其名。不爲更改。所以便于乾沒。俾非經手者。無從而稽查之。此相沿之陋習也。諸生宜共相推擇。人品端方。辦事周詳者。二三人親往其地。相畝視佃。徹底澄清。詳開一冊。送縣蓋印。以防侵欺。爲一勞永逸。歷久不敝之計。不可以爲緩而忽之也。

書田詳文

潮州府潮陽縣爲振興文教。詳撥無礙官租。以光祀典。以育英才。事竊惟化民成俗。必先教學。興賢立廉。起懦惟在尊師重道。蓋人心正邪。說息則風行。草偃知禮樂之將興。統緒明祀典昭則源遠流長。見官牆之永賴。卑職蓬茅下士。受聖主特達之恩。迂拙菲才。膺普寧民社之寄。雖彈丸蕞爾。雅慕弦歌。而攝篆名區。更慚錦製。惟潮邑人文淵藪。而正學

久湮士子以儒佛老莊爲一途乃後天邪教猖狂而鄉愚無識妖徒遍惠豐澄揭而並至有民婦林妙貴自號仙姑與奸夫胡阿秋假粧娥女書符呪水煽惑不可勝言求嗣見夫罪惡尤難殫述建置廣廈弘開教堂黨羽數百人不分男女戲筵兩三日無閒晷宵

卑職

普旋聞知躬詣擒縛庭訊行事直認昭彰欲照例通詳恐蔓延滋及善類或詞連中冓將溝瀆半自經人不得已而行權偕萬民以公

惡洗滔天之妖孽二渠魁畢命須臾聆兆姓
之懽呼十從犯創懲累月餘黨皆置勿問革
面安心厥屋改籍入官禮門義路榜曰棉陽
書院俾闔邑俊彥讀書講學其中祀崇宋代
大儒令考道後生聞風親炙而起緬惟周程
張朱五夫子上接洙泗之正傳應萃濂洛關
閩一堂中下開顓蒙之私淑春秋丁祭推羊
擊豕六豆六籩典禮必印官親行朔望講期
伐鼓考鐘三揖三讓規儀與鹿洞一體清陸

王之障翳辨及毫芒掃釋老之荆棘秉畀炎
火月有課季有試本道德經濟爲文章經則
明行則脩以天下國家爲學術蓋蒸蒸焉氣
運昌隆之會濟濟乎英賢蔚起之機也邑署
東偏舊有義學年久傾圮一併捐脩每歲延
師二人分大學小學以立教統期濱海多士
遍家絃戶誦以成風然必恆產有資乃可奕
禩不廢捐金購買綿力未能查潮邑舊有官
租不知創自何代歷任歸入廉橐亦不知始

自何人曰張陂曰文會曰沙港曰濟糧既非
軍屯又非民隱共田一頃四十五畝歲租二
百三十石餘收納皆出自官去留均爲無礙
詢之故老僉云有明令長置此以贍諸生問
之佃民亦稱自昔官收原存以資課士則以
固有之物還諸應得之人既無負前哲創業
之盛心且可鼓後賢奮興之志氣請以張陂
文會爲書院祭祀講學之供分彼沙港濟糧
爲義學師生膏火之助合應詳明憲臺大振

儒風批行遵照丁祭編入祀典租收盡付生徒國賦仍按畝輸將官籽則共沾波潤勒貞珉以垂永久千百年俎豆常新藉憲恩以廣栽培十三都英才樂育從此興仁興讓人人有孝弟忠信之心誦詩讀書家家有濂洛關閩之學皆憲臺高厚之賜而下邑吏民之庶也爲此備由同文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雍正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詳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提督廣東等處學政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脩加一級額 批

據詳具見留心文教極爲妥協仰卽照議行繳

六甲進立身二

三三

棉陽學準卷三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校

閑存錄

棉陽書院之中。有閑存堂焉。取大易閑邪。存其誠之意。與諸生談道之所也。尋常言論。曷足錄。曰。志勿忘也。且留之。異日驗所造。前後淺深。余聞學與年進。曩昔所甘。及

今味之而已。淡安知今日之所是他年對之。不尚以爲非乎。是也。非也。甘也。淡也。學之久。當自知之。恐過者。易忘。則新知末由考證。故錄之以與諸同人共證。爾閑存之功。雖未易言。然舍此無以爲學。亦勉焉而已矣。

聖賢所以別於異端。其惟心學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千載心學之祖也。聖賢以道心爲人心之主。異學養人心而棄其道心。故雖皆

以心學爲名。而是非邪正相似。而實不同者。在此。

何謂人心。虛靈知覺者是也。何謂道心。所以主宰此虛靈知覺之義理是也。朱子曰。如人知饑渴寒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此道心也。又曰。如喜怒。人心也。喜所當喜。怒所當怒。道心也。

儒者以義理言心。必養其仁。義禮智以善。夫虛靈知覺之用。佛老以知覺言心。止養其精。

神魂魄必盡去。夫義理事物之煩。

主於義理者。惟恐義理不明。或有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失其所以爲心。故必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而涵養省察。不敢有一息之或閒。由是而爲聖爲賢爲豪傑。皆此道心爲之也。主於知覺者。則止欲全其知覺。惟恐心泊一事。思一理。或擾其昭靈。寂靜之神。故不顧善惡。是非。不立語言文字。若老氏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佛氏之淨智妙圓。識心見性。象山

之。瞑。目。靜。坐。收。拾。精。神。白。沙。之。虛。靈。萬。象。陽。明。之。良。知。皆。悞。以。人。心。爲。道。心。者。也。

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佛。老。舍。性。而。專。言。知。覺。舍。將。帥。而。專。事。卒。徒。是。以。偏。於。一。而。爲。異。端。陸。王。獨。奉。爲。不。傳。之。秘。欲。悍。然。獨。闢。一。心。學。無。怪。乎。終。日。言。心。而。不。識。心。甘。自。外。於。聖。賢。而。不。顧。也。

或。曰。陸。子。言。心。本。於。孟。子。陸。子。言。求。心。本。於。

孟子求放心。可以爲異學乎。曰否。孟子所言
仁義之心也。陸子所言昭昭靈靈之心也。孟
子求放心。必曰學問之道。是教人讀書窮理。
主敬求仁者也。陸子以閉目靜坐爲求放心。
是教人屏事物絕思慮廢語言文字意見。卽
心是道明心見性者也。言似同而旨不同。惡
可以誣孟子。

陳清瀾曰。孟子之先立其大。道心爲主。不使
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

害心。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氏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孟子以欺人。未有能破其說者。此論深切著明。可謂抉陸學之隱。如陸子所云。直截雕出心肝者也。

陸學蓋本於老莊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象山平日極惜精力。不肯用。嘗詠詩

云自家主宰常清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又謂此心不可去。理會事須要一切蕩滌。莫畱一些方得。又曰。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此等皆從老莊得來。與釋氏所謂無多慮。無多智能。斷百思想。菩提日日長者。若合符節。乃知禪學固亦本老莊而小變者也。禪學止是不思不慮。欲使精神凝聚而已矣。其能不爲利動。屏棄萬有。專一寂虛。似乎高明。而又有豁然頓悟之說。所以高明之士。往

往墮其陷阱而不知可恨者竊其緒餘以亂吾儒之正學學者亦從而信之蓋窮理不明悞以爲高亦樂其簡便易行可以瞑目靜坐無學思之勞苦也

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自學者視之若不勝其勞者而象山專務虛靜完養精神病傳註誦習之支離以爲不立文字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有如此之捷獲學者焉有不從乎所以

陸學至今牢不可破也。

象山年譜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章仲至問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嗚呼此豈儒者之言乎二語乃出於佛書非禪學何以道此

朱子曰釋氏之學乃是錯認精神魂魄爲性又曰佛學止是弄精神漢書論佛氏宗旨曰所貴脩煉精神以至爲佛其言與朱子一也

象山教學者完聚精神曰。其平日如何樣完
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又曰。初教董元息收
拾精神。不得說閒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
論語。却反壞了。嗚呼。讀書能壞人精神。自古
未有如此說者。象山欲收拾作主宰。至論語
亦不敢讀。吾不知其精神將安用也。謂象山
之學非禪。謂象山之學爲尊孔孟者。請於此
驗之。

朱子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欽夫伯恭。

緣不會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夫禪學近理亂真。能惑高明。加以子靜善談。假聖賢以文飾之。南軒東萊。尚未能直破其隱。所以蔓延而不可斷絕也。證之以楞嚴圓覺。如捕盜之獲真贓。雖善匿辯。無所施其巧矣。

象山語錄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少時讀此。喜其氣象軒昂。若置身萬仞上者。既而思之。得毋過於矜

高有類豪狂之態乎。近聞釋氏傳燈錄有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嗚呼。象山之言。乃出於此。耶。吾不知果陸之述。智通與抑釋氏之徒。竊陸說以誣通。而使陸氏醜與總之。欲混禪陸而一之。其志同道。合可見也。

朱季繹論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象山以爲閒言長語。說他則甚。季繹又云。禪家之學。爲異端邪說。害道。象山

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爲害道。又謂李伯敏云。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嗚呼。此象山語錄也。蓋明明自居於佛老之學。反指闕禪者爲異端。而無復顧忌矣。

象山門人顏子堅。棄儒爲僧。朱子答書曰。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將裂冠毀冕。以從釋氏之教。深爲惘然。願吾子思慮更與子靜謀之。象山遺以書曰。乃知高明終

當遠到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嗚呼朱陸之異同。卽此亦可見矣。

子靜之爲禪學。朱子旣極力鳴鼓而攻之。指斥辨論不一而足。謂其乖戾狠悖。大爲吾道之害。謂其陷溺人之深。阮謂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謂其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所以闕之者至矣。盡矣。後人乃欲援朱而入於陸。豈不謬哉。

後世調停朱陸者。意在抑朱不在怨陸也。以

爲早異晚同。是誣朱子末流入於禪學。終其身而不覺其悞也。朱子有言。少時曾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十餘年。及與象山相識。初亦疑信相半。又十餘年。而始覺其弊。嘗曰。某於禪學。始未嘗不往來於心。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於陸氏。蓋被渠說得遮前掩後。雖知其非。未免有私嗜之意。嗚呼。朱子力排禪陸。乃在晚年。而象山沒後。尤大聲疾呼。不啻救焚拯溺。程篁墩乃著道一編。以晚年冰炭。

之語爲朱子早歲不悟而疑象山以早歲未
識象山時所答何叔京二書及中年所答項
平父書爲朱子晚年始悟而從象山陽明又
因之爲朱子晚年定論凡皆故意顛倒早晚
以見朱子不如象山示後人之當宗陸也學
者取文公年譜而讀之如見道一定論之肺
肝然

嘗疑象山與介甫相似謂兩人皆堅執頗僻
自以爲是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

顧者也。及讀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一種見識。蓋早已合王陸而一之矣。陳清瀾謂介甫言堯舜而興利殃民之說，行象山言孔孟而明心見性之說，行霍溼厓著象山學辯。謂安石以自信亂天下，子靜以自信悞後世。嗟乎！爲此說者，何其前後合轍也。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信乎非一人之私言，而天下萬世之公言也。

象山似告子。朱子亦明言之矣。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雖似戲談。實確論也。此不止爲象山而發。蓋若合白沙。陽明而預及之者。知象山旣啓其端。其禍將無時而已也。

陳白沙學儒者也。而所見則皆不然。元神有宅。灝氣有門。上化歸其根之說。老氏之教也。惟覺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佛氏之教也。以佛老之緒。餘儼然自命爲聖賢之絕學。誣。

哉。誣哉。

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夫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此非禪學。而何哉。象山教人閉目靜坐。完養精神。以朱子讀書窮理爲意見。爲支離。又曰。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白沙之學。蓋陸氏嫡派也。

象山謂六經皆我註脚。又曰。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白沙詩云。六經盡

在虛無裏萬理都歸寂感中又曰何用窺陳
編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可謂得陸氏之真
傳矣陸陳之學不息則六經日就漸滅而聖
人之道不著使其說盛行而不可收拾弊不
至於焚書廢學不已

胡敬齋陳白沙並從祀先聖廟庭者也而敬
齋當時已不滿白沙之甚觀其與羅一峯書
言白沙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
責一峯知其非而不以告虧朋友之義又與

張廷祥書極言其學之弊。謂一峯後來必爲
白沙所染。則所以闢之者至矣。二子道不同。
而從祀同。何哉。竊怪有明從祀四人。敬軒敬
齋。白沙。陽明。似乎正學。禪學均分其半。誠不
知其何說也。

陽明云。佛氏本來面目。卽聖門所謂良知格
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
畧相似。此則陽明已自道其爲禪學矣。何世
之懵焉弗察也。

陽明云良知一也。以妙用言謂之神。以流行言謂之氣。以凝聚言謂之精。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良知之說明則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三關七返九還尚有無窮疑也。又曰果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按此則陽明又欲以良知之學竊附於老氏矣。旣已自命爲聖賢而忽

而爲佛。忽而爲仙。自古及今。未有如此亂道者。鄙陋龐雜。一至於斯。是尚可以言學哉。湯明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上陽子之流。方外技術。不足爲道。若達摩慧能。則庶幾近之矣。噫。陽明以顏子爲至今未亡。此亦古人三不朽之說。謂達摩慧能。庶幾近之。則不知其何說也。彼明明尊信達摩慧能。其不宗朱子。無足怪學。者。乃崇而奉之。謂爲真聖學也。亦獨何哉。亦

獨何哉。

陽明云。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嗚呼。此豈學者之言乎。彼於文王孔子尚有所不足耶。於神禹又更不足耶。侮聖亂道無忌已極。充是心也。何所爲而不可。

陽明謂顏子沒而聖學亡。不知置曾子子思孟子於何地。然此論本之象山。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而楊慈湖遂謂子思

孟子言多害道。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哀也。夫慈湖名簡。浙江慈溪人。象山高弟。明尊達摩。卽心是佛者也。

陽明云。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孟子至比於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嗷嗷其間。可哀。

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嗚呼。楊墨無父。無君。而陽明尚以爲滅理亂常之未甚。朱子得孔孟之正傳。開萬古之聾聵。而陽明反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自古及今。未有敢比朱子於楊墨者。未有敢比朱子於洪水猛獸者。陽明顛倒是非。肆妄至此。誠不知其何心矣。聞此論而不痛疾者。必非人情。

陽明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

以爲是。嗚呼。言至於孔子。尚須待其求心。而後是非乃定乎。陽明於達摩慧能。則無疑議。於孔子。則必求心無非。而後敢以爲是。於曾子。子思。孟子。則皆有所不滿。於朱子。則比之楊墨。洪水猛獸。如此之人。尚可以從祀孔子。廟庭哉。移其主於達摩慧能寺中。從其所志。可也。

少時讀陽明用兵平賊之文。心竊慕之。恨不得生同時。猶願居私淑之列。聞前輩有關之。

者則怫然曰。文章事業如陽明。豈可輕議。後
聞良知之說。始疑聖賢之學。似不如是。友求
之程朱。博覽乎諸儒。乃知陽明所講。純乎禪
學。而欲簧鼓萬世。與朱子爲難。真所謂邪說
橫流。害人心術者。雖平昔所仰慕。亦豈能附
和。遂非與之。援儒入佛。率天下而詆我朱子
哉。必不忍沒陽明之事功。則改祀於功臣廟
爲宜。

邇陽儒陰釋之學。始於宗杲之教。張子韶至

陸正而愈精愈巧。雖有智者不能與之辨矣。然在學者不可不知其所由來也。朱子曰。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按杲老僧宗杲也。張侍郎卽子韶。名九成。號無垢。此吾夫子所謂始作俑者也。彼爲異端之徒。欲援儒而入于佛。固無足怪。此爲聖賢之徒。乃反爲異端所

役宗佛而亂吾儒則亦惑之甚矣。學者苟知其立說之意，雖欲強宗陸王而有所不忍。陸王雖皆禪學，然其禪亦有淺深。蓋陸隱而王顯，陸弱而王強也。象山工于彌縫，朱子猶被他說得遮前掩後。至久而後識之，陽明則語語傳燈，言言梵偈矣。象山雖言僻而堅，文章不足以動衆。陽明才情足以牢籠一時，文章事業足以震耀後世。故學者更甘爲所惑而悍然與朱子爲難，亦朱子之不幸也。

象山初爲禪學尚詭秘含蓄欲與聖賢相淆
混陽明祖象山之術則遂直決藩籬欲盡驅
從古聖賢而歸於釋老之教蓋異說一開愈
趨愈甚不但如東坡之論荀李其父殺人報
仇其子必且行劫也按禪學亂儒之罪當以
象山爲造意陽明爲兇手學者雖極怯懦何
忍助其燄而張之

凡學者欲調停朱陸皆陽朱而陰陸者也謂
陽明有合於朱子皆宗王而背朱者也是非

無中立之理。驅車馬而騁康莊。可謂蹈海一轍。亦不妨於嘗試乎。

程篁墩作道一編。自以爲儒者之徒矣。誣朱附陸。非真讀書窮理之人。不能辨也。至觀其文集。則有所謂對佛問焉。謂佛爲賢智之流。當爲孔子所與。謂梁武亡國。非好佛之罪。謂釋氏奉佛像。守佛法。爲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爲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爲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之說。

皆爲非誕。謂佛教歸于爲善。而儒者斥其徒爲不仁。闢其妄。爲不智。嗚呼。篁墩之好佛如此。毋怪其右陸也。然則道一編之作。不足爲典要。又於此而益信矣。

佛氏之教。巧於致人者也。以明心見性之說。惑天下之高明。以脩行成佛之說。誘天下之貪昧。以地獄懺悔之說。收天下之兇頑。所以無智。愚賢不肖。皆投入其羅網中。而莫能自覺也。哀哉。

佛氏所以能惑高明以其近理也。然雖近理而千言萬語不外乎空。則視天下事物皆歸虛無。夫既已無矣。而謂有佛焉。可乎。聖賢之道只是一誠存之爲實體。發之爲實用。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充周而不可窮。

佛氏之學在屏事物以明心。但求此昭昭靈靈者。瑩然而不擾。則耳可以無聞。目可以無見也。儒者宗之。必至於棄詩書廢禮樂。相率而人空虛無用之地。而天下無實學之儒。

佛氏之學在澄一念以空萬念但欲掃除一切以歸於虛無寂滅之中則善惡可以不分是非可以不較也儒者宗之必至於輕倫常忘廉恥不復知忠孝節義爲何事而天下無勵行之儒

學佛氏之明心則必至於失心學佛氏之見性則必至於滅性

士之溺於異端者知未至也格物窮理則僞妄不得而入之

佛氏塵芥六合乃故爲虛空大言以輕薄天下耳彼白處於塵芥之內耶塵芥之外耶以爲內則塵芥中之塵芥是無而已矣以爲外則六合之外何處更有六合可容釋子之聚居亦無而已矣

佛老之教總是畏難苟安不肯擔當世道鄙棄一切而不爲自潔其身焉已耳符籙齋懺談禪說鬼皆其徒附益之欲以惑世誣民而不知反爲佛老之累故今之道釋之徒皆佛

老之罪人也

謂脩行可成仙成佛或亦理之所有然脩行非茹素絕物之謂也人果能脩行力學則可以爲聖賢又何必於仙佛哉

成仙者必尸解成佛者必坐化皆死也則何不自日飛昇跨獅乘蓮以遊於世而必於死乎人能不愛一死則忠孝節義何不可爲而爲異端死耶噫惑矣

學仙學佛必死而後成學聖賢則生而成之

孰易孰難孰利孰害何惜不之察也
異端之說不可勝窮儒者知學爲聖賢則妖
妄不禁而自絕

大奸大惡之人不畏天地不畏刑辟而獨懼
冥冥之中有所謂地獄者然則浮屠地獄之
說尚可以儆無知之小人惜也其謂佛能解
免也其謂可以禮佛飯僧而懺悔以免也彼
行賄於佛不過茶果楮錢所費有幾而佛遂
爲夤緣請托於地獄十王之閒而免其滔天

之罪又何憚而不爲惡乎。向使釋氏第言爲惡之人必入地獄剉燒舂磨萬不可解則亦勸善懲惡與行教化之一助君子何惡於異端哉。

異端之可惡以其爲天下逋逃藪。凡兇惡之人必歸之。旣異言異服欲以化外而逃王法。復惑世誣民欲以脩齋懺悔而逃閻羅地獄之法。然則佞佛之徒真可無惡不作矣。何怪世人之貿貿爭趨之也。

釋氏懺悔之說。不過誑誘愚民。爲詐財求食起見。其罪小。明心見性之說。直欲簧鼓上智。敗壞一世之人心。其罪大。

釋氏之徒。最不可近。儒者偶與立談。則已爲所浼矣。一造其居。卽以爲叅禪矣。雖萬萬不信其說。彼亦將誣爲篤信之矣。若昌黎之於大顛。不其然乎。

昌黎佛骨一疏。震耀古今。當時海內。無不欽仰。故釋氏深痛恨之。思欲敗其名。而不可得。

何期潮州一役忽有大顛之遊所謂自投阮阱者也。

釋子圖大顛形像以昌黎折腰伏地稽首於其旁千載而下有餘辱焉稍讀書明理者皆知昌黎之被誣而釋氏且以其三書爲證更可痛憤之甚也。

三書真假有目能辨然歐陽永叔信之矣永叔宗昌黎太過不論驢鳴犬吠有人言是韓公所作永叔便云非韓公不能竟忘其推尊

三書之悞。韓公不足爲韓公知己也。

東坡巨眼直謂三書爲僞。以其鄙陋不堪。雖退之家奴不肯爲此。此論直截痛快。其如世人易欺難悟。尚有疑信參半者。何哉。

朱子不辨三書之僞。非疑韓公果出于此。咎其不當與大顛遊也。釋氏僞爲此書。乃本昌黎與孟簡書脫出者。書中有自山名至州郭。則謂之人船奉迎可也。留十餘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搖。則謂之所示廣。

大深迴可也。祭神海上。則造其廬。及移袁州。留衣爲別眷戀如此。謂不崇信其法也得乎。貶謫無聊。輕舉妄動。遂與諫佛骨者前後若兩人。無怪乎禿廝之敢于侮弄之也。

潮屬上大夫。至今稱大顛爲祖師。言之惴惴。惟恐獲戾。此亦悞信三書及釋氏畫圖。謂韓公果崇奉之。是以如此敬畏。不自知其爲聖賢之徒。非削髮披緇者等也。

藍子初抵任。謁大忠祠。見堂中坐大像。塑以

泥金光頂低脅全不似宋代衣冠文物駭然
曰文信國幾時爲僧從吏稟曰佛也曰拜文
丞相耳佛何爲者吏曰在佛座後睇觀之則
佛背果有隙地三尺許文山牌位伏焉藍子
曰佛不宜坐此命祠僧撤去之僧愕然藍子
曰僧可杖也令汝守大忠祠汝潛移佛像於
此罪一若安置祠側或僧房內猶之可也公
然踞堂中奪文丞相尊位有司行禮佛則受
之春秋祭祀俎豆羊豕佛則饗之登斯堂者

見。有。佛。而。不。見。大。忠。罪。二。非。其。有。而。取。之。者。
盜。也。豪。強。冒。奪。民。居。猶。有。應。得。之。罪。況。既。已。
爲。佛。而。踞。佔。人。屋。逆。理。不。道。是。僧。陷。佛。于。蹠。
也。罪。三。不。以。僧。荷。校。於。市。不。特。無。以。謝。文。山。
併。無。以。謝。佛。僧。股。栗。服。罪。乞。移。吳。家。菴。命。保。
正。周。啓。明。率。民。人。偕。僧。昇。之。去。大。忠。乃。赫。然。
可。瞻。仰。蓋。俗。尚。好。佛。習。爲。固。然。官。吏。士。民。皆。
莫。覺。其。非。也。

三。教。並。稱。非。君。子。之。言。也。乃。有。欲。合。三。教。爲。

一者尤乖謬不經之甚。孟子所謂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

彼公然爲道釋之徒，辭而闢之，易易也。所可恨者，在陽儒陰墨，竊佛老之言以解聖賢之書。似道似學，牽引吾儒而入於邪說。尤世道人心之大患。此陸王之學所以不可不辨。夫

棉陽學準卷四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全

閑存錄

事君如事天。天即理也。理在吾心。不假外求。吾暗室屋漏。事事無愧於心。則可以對天。可以對天。則可以事君。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可知。

昭事上帝。不止郊壇對越之迹矣。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君子之事君也亦然。

事君如事親，君猶父也。則不徒敬之畏之，必有滿腔忠愛之心，凝結於夢寐起居之際。如孝子之養父母，然後盡忠補過，皆非有爲而爲此之謂誠於事君者。

父無不愛其子，君無不愛其臣者。至於爲子不肖，傾蕩家貲，父不得不楚撻隨之。又或流爲盜賊，羞鄉里而禍門庭，不得不涕泣置之。

死地非父之忍於子也。勢處於無如何也。人君之愛其臣也亦然。

君之有臣。欲其相助理也。視之爲股肱。寄之爲耳目。已明以同體之親。痛癢相關之誼。屬之矣。臣不知愛其君。不殫竭忠誠以親愛於其君。尚得謂有人心哉。

今夫齊等之人。漠然不相涉也。然而壺殮之德。必思所報。一金之惠。感激在心。況吾君有天之尊。有父之親。覆載生成。其爲恩也大矣。

又況縻之以好爵。養之以祿糈。族黨光榮。子孫蒙庇。卽以俗情而論。能無感激圖報乎。報國無他。竭誠盡職而已矣。一念不敢自寬。假恐稍涉於欺也。一事不敢自暇逸。恐稍鄰於慢也。

不誠不可以居心。豈必爲報國而始誠乎。曠職不可以居官。豈必爲報國而始盡乎。然則自脩之道。卽爲獲上之方。所謂盡已之謂忠也。忠匪外求。事君固未嘗難已。

臨民者當以敬為主。勿謂蚩蚩可以術馭也。勿謂卑卑可以勢壓也。

思民吾同胞之義。則知乾父坤母。不欲我之傷骨肉也。推君民一體之懷。則知元首腹心。不欲我之殘手足也。夫如是。尚敢以蚩蚩卑卑而謂我之下民哉。知斯民爲天之民。爲君之民。而敢有不敬乎。

書曰。不敢侮鰥寡。孔子告仲弓曰。使民如承大祭。凡皆敬之至也。鰥寡且不敢侮。則敬盡。

平。民。之。類。可。知。矣。使。民。且。如。承。祭。則。敬。盡。乎。
教。養。刑。政。之。屬。又。可。知。矣。

對。庶。民。如。對。吾。君。不。期。敬。而。敬。至。焉。爲。吾。君。
撫。字。斯。民。則。敬。民。乃。所。以。敬。君。敬。君。卽。所。以。
敬。天。

內。聖。外。王。之。學。不。外。一。敬。敬。也。者。傳。心。之。要。
而。出。治。之。本。也。

主。敬。則。天。理。常。存。而。人。欲。不。能。入。

主。敬。則。無。欲。而。靜。可。以。解。萬。端。之。紛。紜。平。萬。

境之偏陂。此心如光風霽月。如泰山之不可動搖。非拘束困苦之謂也。

人有才則多氣盛。惟敬可以斂之。居高位易隣驕恣。惟敬可以消之。

薛敬軒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此亦居敬之一端乎。世有輕佻詭浪。自詡風流。或夏月袒裸。習爲放誕者。戒之哉。

常檢束則自無妄動。動不妄則靜亦漸純。而

居敬以密。

居敬非窈冥昏默。如異端坐禪入定之謂也。隨時隨處以天理爲準繩。無斯須之敢忽。無一毫之敢肆。靜而處暗室屋漏之中。罔弗敬也。動而應天下國家之務。罔弗敬也。

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此言居敬中實事。而吾道異端所以判也。異學求心而不求理。是以其流爲清靜寂滅。聖學格物窮理。以致其知。是以泛應曲當。至於從心所

欲不踰矩。故知居敬窮理。聖賢徹始徹終之實學也。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有交脩並進而無先後者也。居敬則此心有主。必窮理以充之。窮理則此心有物。必居敬以純之。敬至而窮理始精。理明而居敬愈固。二者缺一不可。而分爲兩事者。亦非也。

學者無事靜坐。當以持敬爲主。固不可憑虛妄想。自放厥心。亦不宜槁木死灰。專一凝寂。

蓋舍敬而言靜則已入於釋老矣。

儒者所謂靜以無欲為主無欲則心不妄動。是故爲主敬爲存誠異學所謂靜以無事爲主必絕物息慮而神乃全是故爲虛空爲寂滅雖主靜似同而靜之實不同也。

天地之間理與氣焉盡之矣無理不生無氣不行。

天地之間陰與陽焉盡之矣無一物而無陰陽亦無一事而無陰陽。

存天理。遏人欲。入聖之門也。學者循是而求之時。時處處實用。其存養省察之功。使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亦聖人而已矣。

理欲之幾。甚微甚危。出乎此。則入乎彼。無中立之一途。調停並行者。謬也。

自古以來。號爲豪傑者衆矣。多以理欲二字。不明墜一生之人品。

中人之性。欲常處強。而理常處弱。宜用剛克之方。如臨大敵。以制之。欲旣遏。則理自存。理

存而欲益不能奪矣。

因循苟且人生之大患也。因循爲學則學不進。因循爲治則治不成。立心行事有一毫之苟且。弊將無所不至矣。

利之爲字。刀立其旁。所謂有利必有害也。貪之爲字。與貧相似。雖以非道得之。不能有其富也。

凡人利心勝則一步不可行。

利令智昏。誠哉是言也。不必孳孳謀利而後

智始昏。但中人以上之資。多一分錢財。亦減一分智識。

知多藏之必厚亡。老子所以猶龍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一家壟斷。千家覬覦。欲晏然無患也難哉。

世人孳孳求利。無非爲子孫計耳。而多藏厚亡。適足爲子孫之累。亦何苦而以厚亡遺子孫乎。

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龐公曰。人皆貽之以危。我獨貽之以安。是二子者。其知道乎。可以爲保家裕後之良法。何世人之惘惘也。

曠魯之言。衡山之麓。有佛而銅者。寺僧覩爲奇貨。密以鐵錘折其指。俄而斷其手。又滅其耳。鬻之。未饜也。顧彼塊然者。無如何。夜積炭。爇之。沃以便溺。鎔而化。旦日。囊數十斤。將之。郡或問曰。何也。僧給曰。牛肉耳。勿言。暮啖汝。衆戲奪之。大驚。疑爲佛所化。訊驗果然。擁之。

官杖而荷校于市。藍子曰：噫！利之爲害如此。夫象齒焚身，佛且不免焉。可爲專利者之戒。僧竭盡心力，一金未得，而三木已加。可爲謀利者之戒。

文所以明道也。必有益於天下國家爲世道人心所不可缺者，然後爲之。如以辭華而已，何貴有是文哉。

六經文字，非後人所能及。以其載道也。秦漢以後，文日繁而道日晦。故宋儒憂之。

韓子之文可謂近道矣。然朱子猶謂其止是學文。所以見道不親切。況夫背道而馳。專以詞藻是尚者。

詩以道性情。必真摯而後工焉。有一字不從肺腑中流出。非詩也。

詩必有義理。惟深於道者能知之。不特作詩者久不講。卽論詩者亦鮮及之矣。無理無義。則爲無益之浮談。雕飾蟲魚藻績風月儼然。自命爲詩翁。吾不知其何爲也。

龜山謂子瞻詩多譏玩。無惻怛愛君之意。此善於言詩者也。詩不本忠孝節義。雖窮巧極工。亦不足言。況譏玩乎。子瞻未聞聖人之道。徒欲以詩戲謔而已。學者戒之。

詩文雖詞章之學。可以覘人品。驗德性。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忠臣孝子。端人正士。才能志節。福澤勳名。未有不隱躍流露於詩文之間者。

善養浩然之氣。則發爲文章。正大雄厚。無靡

曼邪僻之習。高者聞天。深者入淵。迅疾如風。雷鎮重如山岳。而議論和平。近情切理。節奏閑雅。諧協宮商。斯可以謂之文矣。然非讀書窮理以養其氣者。不能也。故曰文以氣為主。作詩亦然。

凡作詩文。必有情有理有氣。三者缺一。不可也。

讀聖賢書。當句句反求。諸已思。我必能行之。思我必如何。而後可以行之。切實體驗。方爲

有得

欲觀古人之行事。必掩卷靜思。設身以處其地。度我所作爲者。何如。乃可定古人之是非。而能受古人之益。

讀書不熟。則聖賢之精意不出。恟恍游移。終於蒙昧而已矣。

若經傳正史之外。子集百家典章故實。雖畢世不能窮也。必句句而記誦之。所得能幾何哉。涉獵多。則神智日益。如珍饈羅列。饜飮之。

後亦歸無有而晬面盜背有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者

顏子何以能樂其惟克已復禮乎克已則無
欲而靜此心常淡然焉無悶無愠隨所遇而
不覺其恬也復禮則循理而安此人常泰然
焉履中蹈和無所入而不與之化也惟其內
重而外輕是以萬境不能逆

詞章之學亦可忘憂況傳世之業乎文史之
傳亦足千古況聖賢之道乎然則人之一生

其可樂也多矣。何貧富貴賤之戚戚也。

詩書之內有真樂焉。一生享之而不能盡也。舍此而他求則無在而非苦。

人能以義命自安則無所不樂矣。

韋布之夫與公卿羣遊而雜處。客有顧盼弗及者。則疑其輕已矣。此無他。自顧有不足者也。彼公卿者見客之趨奉。既習爲固然。任容之。忽畧亦視若無覩。此無他。自顧有至足者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疑人輕已者。皆內有所

不足夫

疑人輕已。則勉爲其不可輕者。亦君子事也。若不知求諸已。而徒責諸人。疑者日疑。輕者日輕。將何時可釋乎。

疑人輕已之陋也。而不肯求諸學。疑人輕已之貪也。而不肯返諸廉。疑人輕已之詐也。而不肯本諸誠。疑人輕已之薄也。而不肯歸諸厚。雖聖人亦不得不輕之矣。

世有知美名之可市。而不自勉。又不自安。徒

欲竊其名而居之天下焉有名可竊而實可
紊之理乎居之不疑行違色取孜孜然惟恐
人之見其底裏也人亦佯爲弗見似乎不敢
輕已而輕乃愈甚思之思之君子所以貴內
省之學也

凡人飾僞者皆謂人之可欺也世豈有終爲
人欺之人哉一日敗露則從前盡皆瓦裂可
不懼乎

人必自欺也而後敢欺人欺人之害在一時

自欺之害在畢世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可知飾言非誠也。片語不實已爲盛德之累。況專飾大言以欺人。而生平無一可信者乎。學者戒之。

然以誠篤自居。談義利道。聖賢矜名節。雖真君子見之。亦將引爲同調。然其不可對人之隱衷。藉此以求富貴利達而已矣。見一錢則性命可捐。遷一秩則狂恣百出。故常可以欺。

王公而不可以欺庸衆澄心而靜察之肺肝
可得而見夫

有恩德於人而形之詞色陋也況實無其事
而掠影居功逢人市德欲因以爲利焉甚於
穿窬之盜也乎

凡人世故太明則德性頓減趨避旣工則道
義不立

人巧則僞生不如拙者之誠也機智愈深心
膽愈怯不如拙者之勇也所以忠孝節義震

能之。聳古今爭光日月之事。巧者不能爲而拙者

世有托於拙以陰行其巧者。有不自安於拙而偏欲效巧之所爲者。皆非也。惡莠亂苗。不可以不辨也。

大奸似忠。不可以其深情厚貌而遽諒其心。迹也大巧似拙。不可以其矜率坦易而遂信其無他也。

詩人宜坦衷觀人。宜詳審不坦衷則人不我

近不詳審則人將我欺
處事宜從容謀事宜慎密不從容恐將有後
悔不慎密恐敗於垂成

忠孝節義之事審之既真則獨斷而獨行之
不可與人謀也與人謀則不果而與妻子謀
尤不果

凡事見之未確則貴謀辨之既真則貴斷多
謀而不能斷是築舍道旁也不以疑惑而中
止卽以漏洩而取敗

怒而使人知之。待君子焉可也。若以之鋤奸去暴。則悻悻反禍及其身。

君子無偏喜。無暴怒。不爲宵小所逢迎。不爲奸兇所防備。當大事而不動聲色。舉而措之裕如也。

家之本在身故。君子一舉一動。必事事爲家人楷法。不可恃妻子之能相諒也。

處家庭如處大廷。則無之而敢忽。對妻子如對大賓。則無之而敢慢。

雖在閨房之中。不可以不敬也。褻而狎焉。非脩身齊家之道矣。

君子無所不敬。非敬妻子也。敬其身。以型于妻子也。小人以狎昵爲親愛。故往往或傷於褻瀆。而至於睽離。

惡人多畏其妻。事之不可解者。噫。此非特慾則不剛已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彼立心制行之不端。惟妻子能窺其微也。

身心性命。非空談也。所以端其本而裕其末。

清其源而潔其流也。明此者謂之明體。達此者謂之達用。體明而後用達。故君子常勉勉焉。

無體之用非用也。權謀術數而已矣。無用之體非體也。虛空清淨而已矣。君子不流於刑名雜霸之學。亦不入於異端寂滅之歸。則惟其身心性命之間有大過人者在也。心不正身不脩。不知仁義禮智信爲吾性中。所自具之理。不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有命。

焉。以爲之。裁制。則其所存。所發。殆將有不可問者。

是以先聖教人。齊家治國。必本於正心脩身。可知身心所係者重。操之在暗室屋漏之中。應之在家國天下之大。可謂談身心者爲空。虛無實乎。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爲參天兩地之聖人。可謂談性命者爲空。虛無實乎。身心性命。皆實理也。正心脩身。養性立命。皆

實事也。存之爲實體發之。爲實用。內聖外王之。道備矣。

胡敬齋曰。漢高祖天資最高。若得真儒輔相。三代可復。此過於推崇高祖者也。高祖猜忌刻薄。非能復三代之人。幸而承秦之暴。生民無主。陳涉項籍皆不足以爲人君。是以徼幸得天下耳。觀其輕士。慢罵至溺。儒冠苟有真儒。必將深藏巖穴。肯出而輔相之乎。叔孫酈陸本非儒者。故苟且以就功名。子房黃老之

學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然亦特借其力爲韓報仇。天下甫定。卽謝病。辟穀。意可知矣。當時雖有真儒。漢高亦決不能用也。

漢高起亭長。與胥吏人往來相習。臭味相投。是以既有天下之後。亦惟蕭曹刀筆吏可相與有成耳。餘人皆不克終。蓋其性習然也。當時設有真儒。欲舉先王之法。則必以爲迂遠而不切事情。謂與爲亭長時所見吏治異也。卽使蕭曹不出。亦必更擇豐沛故吏而用。

之肯使真儒得操其柄乎必欲得真儒輔相而三代可復惟光武或庶幾焉

光武似有可爲惜其時真儒不出此亦氣數之薄也

昭烈得孔明是可與有爲之主而又得真儒輔相者惜乎天不祚漢炎統告終則亦末如之何矣使得馘丕擒權奄有九有三代確乎可復也程子曰孔明王佐之才文中子曰諸葛無死禮樂其興兼以君臣之間情同魚水

鳥有不復三代者哉。

漢高帝封功臣以蕭何爲第一。諸功臣不服。帝曰。諸君功狗也。何功人也。噫。其甚矣。儼人以狗。無乃過于輕薄。況施之功臣。何忍乎。不數年而有人彘之事。其刑于之化耶。

唐高祖沙汰僧道善政也。太宗卽位首罷之。此天誘其衷。將開長髮尼乎。沙汰不罷尼僧。女冠無地可容。他日武氏嫁夫去矣。豈能爲唐禍哉。乃知太宗是舉。蓋天意也。

漢袁紹盡誅宦官有因無鬚而誤殺者宋高宗倉皇播越百姓誤以黃鍰爲黃潛善鍰方辯其非而首已斷矣黃鍰與無鬚男子何其皆不幸也當袁軍之際與閹宦同形仕高宗之朝與潛善同姓不可謂非其自取矣使漢之無鬚能見幾而作必不爲宦官所累宋之黃鍰能早劾潛善誤國當誅一疏則其民且望之如父母烏有不知而誤斷其首者乎所以君子立身不可毫髮與小人相類君子立

朝不可竊位苟祿而坐視小人之誤國。

胡敬齋曰。永樂間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詩文。噫。敬齋豈真未見乎。明太祖建文帝創業紹統。曾幾何時。道義名節之士不爲不多。燕邸篡逆。一盡誅夷。則皆無有存者矣。當日抉口斷舌。熬屍剝皮。以至三族九族十族。發先墓以揚灰辱妻子於教坊象奴者。非道義名節之士乎。自殺臣工。大小百數。至于燕山衛卒。東湖樵夫。非道義名

節之士乎。所忍恥偷生。甘爲永樂閒臣僚者。皆人品不可問者也。其後起者。皆少年新進。敢高談道義名節。觸時君時相之忌乎。既不。敢言。道義名節。則惟有相率爲詩文而已。敬齋爲未樂子孫之臣子。故不敢顯言其事。而爲說如此。此春秋之微詞也。

凡人才大者。視天下事無足爲我難。此可以任道之資。急宜讀書窮理。以養其浩然之氣者也。恃才以逞。則必至於僨事。或過則而折。

或悖道而馳。害有不可勝言者。

才大者氣亦大。恐失之粗粗。則疎疎則莽。至於莽則無之而可也。

君子養之以學。故才大而心能小。粗疎鹵莽之弊。皆不覺其自消。是以其氣爲浩然之正氣。而非浮氣。血氣所可比。

其氣既純乎道義。然後其才爲有體有用。經天緯地之大才。而天下莫敢以才人目之。則謂之才全德備之大人。

大人。才。大。小。人。才。小。大。人。心。小。小。人。心。大。
養。之。以。學。使。才。大。而。心。能。小。則。亦。爲。大。人。而。
已。

古。未。有。浮。躁。之。人。而。可。成。大。事。者。所。貴。平。時。
涵。養。常。存。兢。業。以。宅。心。於。沈。潛。

能。涵。養。則。心。和。氣。平。凡。事。從。容。靜。密。無。淺。露。
輕。佻。之。病。

涵。養。者。操。存。之。功。又。當。省。察。克。治。使。理。常。勝。
欲。無。有。累。我。涵。養。者。

君子以禮義爲恭敬。故不至於諂諛。天下無諂人。諛人之君子亦無好人。諂好人。諛之君子。

諂諛者妾婦之道也。以媚悅爲工。則何事不可忍爲。

無因而諂人。諛人此理之所無者。非貪其財。則藉其勢。總之欲圖其所有。所謂口蜜腹劍也。

好人諂。好人諛。如服鴆焉。未見其利而已爲。

所斃。

王公好諂諛不保其位。卿士好諂諛不保其家。氓庶好諂諛不保其妻。婦女好諂諛不保其身。

孔孟教人大要以求仁爲本。蓋仁者心之德。雖似細微而發用至大。一有惻怛慈愛之心。便與天地萬物相關切。則必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而此心始暢。是包涵宇宙之氣象也。堯舜之聖亦仁而已矣。學者存諸心。彼能充。

其量爾。

學者最患。是無惻隱之心。

仁者。生人之理也。此理與生俱來。豈容一日去之。一日不仁。則生理滅絕。縱使幸生。亦不可謂之人。

今加人以虎狼盜賊之名。雖三尺童子。吾知其怫然慍也。人至無惻隱之心。則虎狼盜賊而已矣。故求仁者。當常存此心。必不可使有一息之不仁。以隣於虎狼盜賊之類。

人人知敬父兄愛妻子則人人皆仁也能全其孝之德恭之德則天下之父兄視此矣能充其愛之量慈之量則天下之凡有妻子者賴此矣

天下之官最難爲者莫如守令最可爲者亦莫如守令守令皆能其官則唐虞三代之治如運掌然

守令之難爲難乎其稱職也守令之可爲以其與民最親德易徧而才得展也

德不足才不長。督撫司道皆掣肘也。佐貳僚屬皆旁撓也。吏胥皂隸皆爲鬼。爲蠹。欲掩其目而穿其鼻也。勢豪巨猾皆如虎如狼。欲箝其口而拊其背也。民繁事多。案牘山積。刑名之出入。錢穀之徵催。盜賊之攘竊。稍一毫不盡厥心。而民之受害不可言矣。

故爲守令者當知有民之父母四字。

民旣以我爲父母。我可不以民爲子乎。所以爲父母者非有他也。亦曰誠而已矣。

視草野之饑寒困窮。皆吾子之嗷嗷待哺也。欲使之各遂其生。豈必家賜而人益。惟在保全其脂膏。寬恤其物力。勸農桑樹藝畜牧。蕙養其山林川澤之利。制節其凶豐奢儉積貯。貿遷之宜。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行催科於撫字之內。然後其民可得而教也。

教善良之民如克家子焉。則從而咨嗟樂道之。撫摩獎勸以益篤其爲善之心。教頑惡之民如不肖子焉。多方誘掖創懲。至於厲聲震

色。涕。泣。咎。捶。必。欲。其。遷。善。遠。罪。而。後。已。自。非。
木。石。鳥。獸。豈。有。不。可。訓。化。之。民。
誠。於。養。民。而。民。得。其。養。誠。於。教。民。而。民。率。其。
教。則。風。可。移。而。俗。可。易。也。鋤。強。暴。以。安。寡。弱。
革。澆。漓。而。歸。忠。厚。人。人。皆。尊。君。親。上。祇。父。恭。
兄。家。仁。讓。而。戶。詩。書。斯。可。謂。之。守。令。而。無。媿。
父。母。矣。

雖。以。聖。人。治。天。下。亦。不。外。教。養。二。端。是。教。養。
者。守。令。之。實。政。也。誠。於。教。誠。於。養。者。以。實。心。

行實政也。

人不實心。皆私欲。閒之私。則不公。欲則不潔。而教養之政。爲虛文。是以上官掣其肘。僚屬撓其權。胥吏穿其鼻。豪強拊其背。若公而無私。潔已而無欲。則數者皆無之矣。故居官以廉爲稱首。

居官不要錢。鬼神猶畏之。況人乎。清而勿刻。廉而不矯。激斯爲善矣。

廉之本在儉澹。泊可甘。浮費自省。吾未見豪

奢享用而能廉者也。

作秀才時不可有寒酸氣。爲民牧時不可無秀才氣。

人爲貪官但博得惡名爾。悖而入亦悖而出。刑辟之加鬼神之罰千百中不饒一也。曾見有居官貪婪而貽福祿於子孫者乎。

廉亦居官分內事。自矜爲廉非真廉也。謂廉潔可以驕人。猶男子自誇其不偷盜。女人自詡其不淫奔。然則然矣。恐旁觀者將掩口而

竊笑。

世有居官能廉而不能禁胥吏僚屬之不貪。是猶不爲盜而窩盜欲守貞而畜妓者也其罪乃甚於自爲之。

奸胥猾隸最能窺伺本官之隱微揣測其嗜好喜怒內爲迎合而外肆鴟張此甚可畏。

對胥隸當如防大敵不可有一毫之疎漏俾得乘隙而入也積誠以感之嚴肅以臨之屹然如山岳之不可動轟然如雷霆之不可當。

知其艱而恤其勞。無所施其巧矣。

其在內則防僮僕。謹門戶。每見聰明才智之人。爲僮僕所蔽者甚多。蓋相習既久。深知性情。凡事放膽爲之。所以門戶之司不可不慎。恐其外通胥隸。內結幕賓。凡以財物小利。啗本官子弟親戚用事之人。其爲奸弊。難以悉數也。

京師游手候充僮僕。號曰長隨。皆挾厚貲。托人薦引。初蒞仕者咸收之。此輩踪跡已奇矣。

木匠出老四

買僮僕而使令常理也。買主翁而自爲之奴。此其意欲何爲乎。不什伯其償焉。不已。不千萬其償焉。亦不已。其饑而附飽而颺。又不待言也。用之則極惡窮兇。剝膚入骨。不用則怨誹誣謗。造方爲圓。苟不得已而誤收。亦去之不可不速。

保甲之法。周官比閭遺制也。本誠而力行之。其爲用也大矣。

行之不誠。有名無實。無益也。或滋煩擾。反以

厲民則害也。故爲牧令者必推心入小民之
隱而後保甲行焉。

擇正人爲之長。以次統屬。優其禮貌。重其責
成。期贊宣治化也。計其烟井。分甲合戶。懸之
門版。編之冊籍。俾條理可稽也。簡厥丁壯。免
其差徭。教以逐捕盜賊。捍衛鄉境。寓兵於農
之道也。

方編甲立冊之初。必防飯食楮墨之科。斂朔
望。具結亦如之。臨村莊而點閱。無以供億累。

吾民而從役騷擾尤當厲禁

於是明賞罰以鼓舞之使保甲長皆公正恪
勤而其民臂指聯絡外侮不生且暮知其所
爲出入知其所往善相勸過相規婚喪相助
患難相恤化行俗美油油乎仁讓可風不特
爲弭盜而已卽止於弭盜請奸其於治亦思
過半矣蔑誠意而視爲具文雖法良無所用
也噫

治民者弭盜不可不嚴防奸不可不密搏擊

豪強不可不毅。買虎蛇以放生。不顧他人之受。其咀嚼則佛氏所謂慈悲者。非治也。居官最患在沽名。雖未嘗有沽名之心。而名譽太盛。卽禍患所由伏也。

監司之職。在於正己率屬。綱舉目張。不以煩苛騷擾爲才。曠職侵官。皆戾也。

監司侵守令之職。難乎其爲下矣。孳孳然惟利是圖。雖督撫如弟昆。固萬全無患也。然庶民嫉之。守令鄙之。富豪奸棍。皆得以奴隸指

揮之此何如監司哉。

屬僚賢否知之明而處之當使廉能得以伸其志節而不肖者有所憚而不敢妄爲斯可爲監司而無愧矣營私而惡是正直排之擠之若高山轉石之英雄得無干天地鬼神之怒乎。

人臣何罪當誅惟在營私欺罔爾營私而怪屬僚之扞格已不可以告人矣欺罔而聯上憲爲同心藉威作惡欲使孤忠下吏共作欺

君蠹國之罪人。君子寧去其官，斷斷不肯阿附也。

夫官事小欺，君事大，即使得禍，惟烈加之以百世不可解之惡名。君子返躬無闕，亦何不可以甘受萬不敢阿附欺君，博小人之喜譽，薦引九遷，猶狗彘之不若耳。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誰敢與上官頡頏哉？事非關係，自無不委曲聽從。若欺君蠹國，亦與附和此可謂之人乎？所以爲上。

官者不可咎屬僚之拂我當清夜捫心問我所作爲者何如

守令弗能其官監司得糾舉之制撫弗便於民監司得匡救之膺斯任者何重也依阿詭隨無所建白已負當宁簡用盛心況背公營私虐屬殘民毛角其面目而蛇虺其肺肝也噫

積貯者民生之大命也有名無實九重所諄諄告誡豈專爲小吏言之與

朝廷有殊恩。庶民屬耳目焉。謂念我民饑而
授之食也。慮歲不可期而備之豫也。使上官
享其實而草野受其名。庶民必曰。惜矣。辜我
皇恩。汝獨不畏指摘與。

太倉雀鼠。乃不官吏胥之所爲。赫赫方面角
牙。是張吾不知其何物也。

野語云。南方有佛猫。其大如虎。逢人能搏。能
噬。與虎無異。惟羣鼠見之。嘻嘻唧唧。曰佛也。
相與結爲弟昆。入其耳內。據爲巢穴。鼠呼猫

水經注卷四
三
爲。兄。猫。呼。鼠。爲。弟。行。則。偕。行。止。則。偕。止。凡。羣。鼠。所。言。猫。兄。無。不。聽。信。羣。鼠。所。攫。菽。粟。魚。肉。之。類。猫。兄。無。不。恣。啖。人。有。惡。鼠。者。鼠。怒。訴。於。猫。猫。忽。大。振。虎。威。爲。搏。噬。之。由。是。羣。鼠。橫。行。日。長。一。日。肥。者。如。猪。大。者。如。牛。三。尺。之。牙。銛。於。鈎。戟。且。擇。人。而。食。之。矣。君。子。曰。噫。佛。猫。之。害。如。此。夫。不。噬。鼠。而。噬。人。辜。主。人。豢。養。之。意。仍。謂。之。虎。焉。可。也。

藩司以布政爲名人稱方伯其責甚重全省

吏治民生當一力肩任焉。以錢糧吏自誣者固非蟠結黨類把持腥臭更非也。

司臬操全省民命一舉一動關人死生興亡。二十分謹凜兢業尚恐刑罰不中況將之以私意臨之以威福當思冥冥之中有操券而隨其後者。

司臬一官可爲而不可爲其可爲者持平一省之獄訟能鋤奸理枉也不可爲者殺戮多而生全少萬一有一人一事之錯悞則傷天

地之和奪子孫之福所以居是官者尤不可不慎也。

制撫位尊權重雖分封藩王不能及也當思何德何能君父以此位我必如何而後可以不負簡在之隆恩將晝夜不遑寢食矣敢自以爲尊爲重乎。

才不稱位雖尊不尊權或旁落雖重不重爲制撫者當常存一不欺君父之心。

日日如對吾君則無一時之敢欺事事如對

吾君則無一念之敢欺。

見屬僚之欺君父者則當如鷹鷂之逐鳥雀。不可復爲其所餌而與之排擊鸞鳳。

爲國家愛惜人才是制撫第一事。乃有以屬吏才能爲忌嫉而偏欲挫折排擠以示威於庸庸之輩。使之恐懼奉承。此不可解者也。

不營私則不忌才。或他人營私忌才而制撫誤墮其術中者有之。

舉劾大事關係激濁揚清。朝廷典法。豈可爲

一已作威市利爲私黨報復恩仇。倘使君父聞知其將何辭以對。

爲制撫者當謹守鼻竅。不可爲旁人所穿。而牽之東西南北也。

屬僚大小皆朝廷命官。大者固當禮敬。小者亦宜體恤。不可以州縣之功名性命作大吏交際。回答之盤殮。

州縣一官之能否。關係百里兆姓之福命。以筐篚爲舉劾。其如蒼生何。

君父命官。但欲其廉能耳。未嘗責以必輦金
貢粟。爲大吏填補。侵漁而後。謂之廉能也。

廉者不貪人財。能者實心辦事。不貪人財。則
不能縱上司之欲。實心辦事。又豈敢徇大吏
之奸。而相與欺罔君父。若必以快上司之欲
爲廉。以敢欺君父爲能。不然。則爲貪爲劣。誠
未如之何也已。

居官者當以君父之心爲心。以百姓之心爲
心。不可以一己之心爲心。

居官處事。惟公惟明。惟正惟直。公則人不我怨。明則人不我欺。正則莫敢干以邪。直則莫敢行其詐。而所以致此者。無難也。曰忠而已矣。

官無大小。總期此心。可以對君父。黜陟聽之。司權是非。俟之萬世。

居官無慚於民庶。雖降革猶陞遷也。自反無玷於操脩。雖罹禍猶蒙福也。

貪者污穢之名。而以加之伊尹。其一介不取。

自若也。劣者拙醜之稱。而以加之周公。其多才多藝。自若也。

有其實而倖免於惡名。雖恢恢網漏。幽獨中自有三尺焉。無其實而橫加之以惡名。雖使張湯煅鍊。周興來俊。皂羅織。至於臯陶聽之。亦以爲死有餘辜。而天地鬼神曰未也。此事予旣已知之矣。

無因而獲患難。君子當之不以爲戚。戚也。忽焉患難去而安樂來。直出乎意想所不及之

外君子得之不以爲欣欣也

君子凡事達天故聽天而不怨天

天之所爲不可強也窮亦順受達亦順受

天之所定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免焉孔子

之遇桓魋孟子之遇臧倉匪魋匪倉亦必有

出而爲難者

魋也石椁有時而朽臧氏色衰亦化烏有而

孔孟事業巍巍雖千秋萬世猶赫然如一日

也豈魋倉所能爲害乎是知浮雲無損乎太

虛自絕何傷於日月

從來天生一君子必有小人爲之對使君子顛沛流離或至不可救藥而其究也乃因小人而益顯或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小人之害君子爲功於君子者亦多也

君子當處困之時一思小人害我實爲我進德脩業之助則心和氣平而震撼不能傷。阨窮困苦君子之閒居也進德脩業正在此時當思此時不可多得勿以牢騷憤懣虛度。

光陰

文不羨里。詎遑演易。孔子得位行道。何能刪述六經。嗇於彼而豐於此。天所以待之者。獨厚也。

楚之屈原。漢之史遷。天待之者薄矣。然原不放逐。不賦離騷。遷不腐刑。不作史記。楚漢賢臣。亦曾枚舉。以二子者。安常處順。於其閒。豈有大過人哉。一騷一史。流傳古今。彼文章之小技。尚昭垂乎宇宙。況夫學聖人之學者。

進不得忠於君。退不能潔其身。此古今之大痛也。然陶唐在上。臯契尚蔽于共驩。孟子之勝館人。且疑其竊履。

共驩終有放流。日館人亦有釋疑時。由臯契孟子觀之。則不加不損。何知野馬塵埃之擾。擾於吾前也。

有忠君之心。而不能得達。其忠固自在也。山林畎畝。皆効忠之日。鄉黨道路。皆教忠之人。汨羅沈江。見屈子之局量狹矣。

權奸能奪人之職位。我則謂忠愛其君。不必在職位也。有經猷而不得展。有善治而不終施。人必曰惜矣。我則謂幸生堯舜之世。經猷治術。曾何足言。已雖不克展。可與天下後世共展之。已雖不克施。傳子若孫。則猶可及施也。

暗室屋漏。可以對天。臨民敷政。可以對君。天君無慚。則知我罪。我安所入。而不自得。人不可以入道者三。而自暴自棄不與焉。一。

曰不誠二曰自聖三曰欲速成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不誠而貌爲誠。則穿窬之道也。極畢生之掩著。工巧總莫逃。肺肝之如見。此之謂色莊。色莊最害道。

雖有上聖。必孜孜好古。敏求不敢自任。爲生知。雖有大賢。必勉勉若無。若虛不敢自矜。爲多能。今可曰人莫己若乎。坐井底以觀天。好爲師而自足。此之謂訑訑。訑訑最害道。學以漸。乃能有進。文旣博。方可迈約。自古及

今無一蹴卽至之聖賢也。朝樹基而夕欲觀成。則高者必入於異端之頓悟。卑者必至於鹵莽滅裂。竊近似以爲真。不自知其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此之謂凌躐。凌躐最害道。

所以求道之君子。必由敬以入於誠。日用動靜之間。無一念不主乎敬。則無一念之或不實。久而純之。又純無虛假。而無閒斷。則誠之至矣。

希賢而賢。希聖而聖。不敢自以爲賢。爲聖也。

讀書窮理終其身無止足之日不凌節以求
進不見異而思遷雖上達不忘下學焉斯可
與入道矣

三萬六千日不過如隙駒王侯將相總與草
木同朽耳惟事業在天地之間可以不敝
不思建樹事業者愚人也謂時未可爲悠悠
忽忽將以有待是終無事業者也

人苟知學爲聖賢則無論富貴貧賤皆可
有蟠天際地之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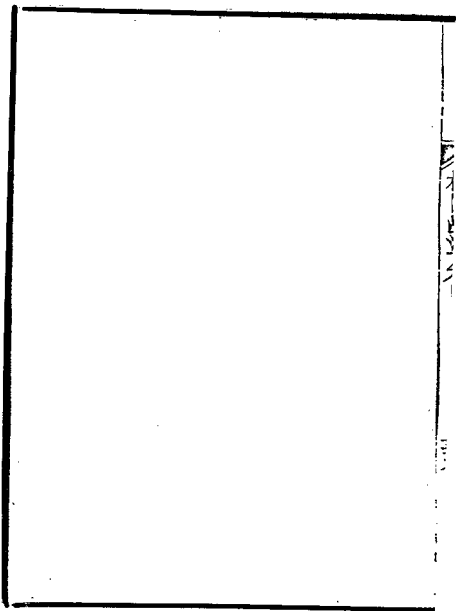
謂貧賤無事業者其中無所有也富貴事業
在一時貧賤事業在千古

富貴事業尚須因人成事利澤或止於一方
貧賤事業則取之已而裕如功能直周乎無
外

夫既貧且賤矣而有所謂事業者何也著書
講學以傳道於來世富莫加焉貴莫隆焉孔
子事功賢於堯舜且遠而彼戰國諸侯王烜
烜赫赫至今惟孟子存也周程張朱能學孔

孟之學雖皆見屈於宋而利澤及人亘千古而不可磨滅吾師乎吾師乎此非所謂蟠天際地之事業乎

許魯齋薛敬軒濂洛關閩之克家子也胡敬齋終老韋布亦能守先待後與羅氏整菴並稱堂構是四子者之事業則又元明以來王侯將相所不可同日語者也學者時存彼丈夫我丈夫之想亦爲之而已矣



棉陽學準卷五

鹿洲藍鼎元著

受業諸子仝校

道學源流

道原於天而具於人。聖人體之以立極。脩之
以爲教。於是天下始知有學。而統緒之傳。遂
與天地同其悠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于
上。而道行。孔子孟子興于下。而道明明與行。

未嘗有軒輊。由後而觀之。則明者之功更遠也。孟子而後。千餘年不得其傳。至宋周程張朱五先生。遙接茫茫之墜緒。然後斯道復明。如烈日中天。有目共覩。故古今談道。統正學者。必推宋儒。豈故抑漢唐諸君子哉。漢唐諸儒。惟董江都。王仲淹。韓退之。有志於聖賢之道。朱子稱漢儒惟仲舒純粹。正誼明道。數言非他人所及。然又以為見道不分明。言命言性。多騎牆之見。則于統緒淵源。未之許也。仲

淹欲學孔子。可謂志識非常之士。然木嘗深探其本。致力于正心誠意之實功。而竊取近似摹倣聖人續經諸作。爲世所譏。惟中說議論多有見道之言。此書當傳。不可泯沒。但爲後人增益夾雜粧點。太似孔子。則阮逸等之過也。退之毅然以道自任。攘斥佛老。不遺餘力。程子謂孟子後纔見此人。蓋撥衰反正。非荀揚所可同日語矣。然退之知尊孟氏闢楊墨。以爲功。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

墨子必相爲用。何其謬哉。佛骨一疏。震耀古今。乃至潮州。又與僧人大顛遊。致滋禿子口實。貽萬世不白之譏。朱子謂韓公止是學文。所以見道不親切。無着實用功處。三子者之不得與于道。統正傳無如何也。濂溪之學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提綱啓鑰。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一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下以繼孔孟天人性命之精微。道學有傳實在于此。二程親受其旨。又從

而光大之。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
惑。其條理見于易傳。而克治著爲四箴。涵養
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實千載求道之門
也。同時邵堯夫志在經綸。所學皆內聖外王
之道。生平精蘊在皇極經世一書。人但知其
明易數能測未來事。則所以視堯夫者已小。
而堯夫之學亦半爲術數太精。所掩故二程
雖極推尊。而弗貴其術。謂其玩心高明。漏洩
天機。堯舜三代之氣象。僅得風流人豪之品。

題則其道不可學也。橫渠起于關中。始悅孫
吳。繼述佛老。反求之六經。而後得之所著西
銘。正蒙。一天人。立大本。斥異端。游廣平。謂其
學成德尊。與孟子比。今觀其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四言洵非孟子不能道。而先生亦
言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
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亦見以孟子自任
之意。朱子之學。具在于四書易詩集註。及或
問語錄近思錄小學綱目諸書。而尤以大學

爲入道之序。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集周程之大成。紹魯鄒之嫡統。前聖後賢之道。該括全備。則又孔孟以後之一人也。朱子幼時受業屏山。屏山作元晦字詞。卽以顏曾爲勗蓋。所以期之者異矣。籍溪白水延平。皆朱子之師。而淵源得力。延平爲最。延平之學。得之豫章。其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卽豫章之教也。豫章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所著遵堯錄。

明體適用其學又得之龜山龜山以程門高弟載道而南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閩中學統推鼻祖焉雖建陽游定夫同鄉同時同出師門造道深遠皎如日星而晚年議論寢近禪學是以龜山之傳獨得其正而可大也夫程門諸先生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則游楊二公所造已非及門所能及他如呂與叔之間居危坐呂和叔之任道擔當林大節之躬行劉質夫之信篤

守固李端伯之穎悟呂進伯之好學蘇季明
之篤志張思叔之樸茂楊應之之英偉馬時
中之厚重劉安節之溫和范堯夫之純粹侯
師聖之講論經術朱公掞之力排異端呂榮
公之涵養首察皆卓卓可稱述而升堂窺奧
則游揚二公而外惟上蔡和靖爲首屈上蔡
切問近思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
惺論敬而直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
明道教人之綱領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

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然朱子謂上蔡發明精彩而未穩貼。和靖語却實而意短。而伊川門人未流多入于釋氏。不特邢恕爲然。邢恕乃其甚者。此可見任道之難也。胡康侯雖不及程子之門。然與游楊謝諸先生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春秋傳所以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深切著明。有功于斯文甚大。上蔡言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則其卓然

有立可知也。致堂議論英發。朱子以爲豪傑之士。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無一書隨行。止是記憶。所以多有牴牾處。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論純疵。參半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之類。有告子湍水之意。其力行所知。體驗親切。南軒謂其見之明。而擴之至。則所造有深焉者矣。南軒從五峯受業。遂作希顏錄一篇。其教人必先於義利之辨。宏綱大用。洞然胸次。無一毫功利之雜。但論仁。悉

本師說與朱子反覆辯論多有未合之處。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朱子尤力辨之。其所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兩途不可相通。實開浙學功利之漸。如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及永康陳同甫、永嘉陳君舉、葉正則又宗伯恭而甚之者耳。在伯恭亦不料其流之及此而有不能不至于此者。舍六經語孟而

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其流弊不可紀極是又出陸學下也象山之學專主德性尚冥悟病傳註誦習之支離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蓋純乎一派禪學其徒宗之無足怪後世名學朱子之學如草廬吳氏等尚謂朱陸無異而盛稱陸學不知朱子遺書語錄直斥之爲禪爲異端反覆詳明已無餘地安用後學之勉強調停爲也朱子門

人以蔡西山九峯父子及黃勉齋陳北溪爲最。季通幼承家學，父神與教以不干利祿，立志聖賢之學，師事朱子。朱子謂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精識博聞，道德性命，心融意解，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所著律呂新書，發千古之蒙昧。三子惟仲默聞道最早。文公以書傳屬之，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季通未及著論，曰：成吾書者沈也。仲默聞發幽微，不媿父師之托。書傳已立，學宮洪範皇極秩。

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非淺學所能窺測也。勉齋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朱子所望以傳道而勉齋卒能得其傳。北溪發明正學。力排異端。道統學統諸篇。似道似學之辨。字義詳講。四書口義諸書。深切著明。朱子謂南來吾道得一安卿。非阿好也。他如廖子晦之學。有根據。劉子澄之切己力行。鄭子上之議論精密。方賓王之親切有序。李果齋之大本有見。李敬子之直諒樸實。陳才卿之蕭然自

樂徐子融之志趣操守輔漢卿之不爲俗學
 聲利所移晏亞夫之進學意氣余正叔之見
 道穩實皆一時高明之士史遷所謂附驥尾
 而行益顯者乎西山真子私淑紫陽當韓侂
 胄指斥僞學禁錮善類之餘獨慨然以斯文
 自任而正學復明於世所著太學衍義有功
 于天下後世甚偉臨卽魏鶴山亦毅然自奮
 于摧廢之後立朝惓惓以周程張朱諸君子
 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其爲學卽物以

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大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編輯九經要義。以正世人臆說聚訟之非。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勉齋之徒。有何基基。與其徒王柏。序正諸經。淳固篤實。推本朱子之意。發揮著述。亦甚備焉。自是而後。惟許魯齋。遠紹朱子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踐其實。教人以孝弟忠信爲本。而濂洛關閩之道。至元而燦然復明。皆其力也。有明一代。惟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三

人得朱子之正傳。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諸書具在。可以正異學之非。而新會姚江接武子。靜欬以胸臆所見。自闢門戶。姚江又更恃聰明。俾良知之說。簧鼓天下。之視聽傳而龍谿終。心齋東郭念菴近溪顯樹。幟與紫陽爲敵。盜憎主人。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矣。幸木朝儒者陸稼書。竭力鳴鼓而攻之。憂深思遠。蓋有大不得已焉者。非故欲詆毀前賢分門別戶。以自蹈于浮薄之失。當亦有日。

者所共諒也。陽明人品事功生丕，最所敬服。至觀其論學論朱子，則不禁愀然太息，欲曲爲之辭而不得者，是非自在天壤，非愛敬所能回護。惟有嘆息痛恨，掩卷而起已耳。竊嘗論之，三代以上道統歸于君相，雖有左道邪說，不敢出而干盛朝之鈇鉞。後世統歸師儒，而異端之徒無所顧忌，遂有悍然乖張與吾道爲敵。末流愈巧，則變而陽附陰離，爲吾道之蠹而學聖者之筆舌，不得不勞勞于天下。

異學之淆不清。聖人之道不著。依違兩可。是亦邪說之徒。而又多一鄉愿之行者也。今

皇上天縱生知孜孜好學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作君作師。道統復歸于上。此正邪說潛消不敢出而干鈇鉞之時矣。

聖祖仁皇帝升朱子從祀于孔門十哲之班。尊崇極至。千載無匹。學者知尊朱子而一以居敬窮理爲宗。內外本末交相培養。雖日撻而求其爲陸王之學。不可得矣。而佛老之悖。

謬。昭。彰。三。尺。童。子。能。知。之。其。不。爲。所。惑。又。無。
足。論。也。

太極要義

太極一圖先儒論說已多。學者望而生畏。謂窮幽極渺。無預吾身。日用倫常事。馳騫于太空。杳冥不可據之域。以爲道體浩浩。非吾人所能測識。不知太極一篇。周子發明天地萬物之理。而專其責於人。此卽逝者不舍之意。鳶飛魚躍之旨。蓋欲學者反求諸身。時時省察。而不可有須臾之離。原非窮幽極渺之論也。太極不離乎陰陽。理麗於氣也。太極不離

乎陰陽氣統於一元也。動靜之互根者。陰陽有盛衰無絕續也。易曰七日來復亦以物極必返也。分陰分陽者。程子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也。五氣布四時行者。太極之運不息也。各一其性者。五行之生質不同而太極無不貫也。真精妙合而化生無窮者。太極之流衍不已而妙用不測也。然是太極也大而言之。統天地古今人物而無不包。近而思之。迄之一身之內而已足。今試以吾性之

全體觀之。渾然之中。淵涵無兆。而萬事之原。已具。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虞書之中。湯誥之衷。洪範之皇極。蒸民之秉彝。中庸之大本。周子之太極無二道也。夫人之身。其作也動。生陽也。其止也靜。生陰也。語默之屢。易呼吸之迭。乘動靜之互。爲根也。故人身一小兩儀也。以其貌言視聽思合乎金木水火土。吾身之五氣。順布也。以其仁義禮智合乎春夏秋冬。吾身之四時行也。肅父哲謀睿各得其理。

者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男女構精而嗣續繁衍者真精妙合而生。生生無窮也。此人之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然而形生神發以後善惡難齊。周子慮人之不知所從事也。舉聖人以爲之則而撮其要於中正仁義。握其功於主靜立極。夫主靜者合動靜以致其功。而尤操之於靜也。蓋聖學之靜守靜以制動也。本乎中正仁義以爲靜者也。易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書所謂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是也。異

學之靜。養靜以却動也。離乎中正仁義以爲靜者也。老氏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佛氏之黜聰掩明識心見性。陸王之瞑目靜坐收拾精神是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靜有主者，斯動亦無妄。程子所言動亦定，靜亦定，正朱子無欲故靜之說。而學者所以體太極不外是也。然周子又慮人以聖人爲不可幾及也，而復示之以君子之脩脩之如何，誠之爲貴而已矣。脩己以敬。

而已矣。敬則無欲。誠故不貳。而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以吾身備之。而無難學。者但當於日
用倫常之地。常存中正仁義之脩。以求所謂
太極。而無閒於一時。無忽於一念。焉可也。若
乃索之太空之冥冥。謂別有幽渺難言之奧。
豈先儒扶世翼教之深心哉。

西銘要義

西銘與太極相發明者也。其曰乾父坤母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即太極所謂成男成女而生生無窮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者。太極之理也。天地之塞吾其體者。陰陽五行之氣也。踐形惟肖而繼志述事者。主靜以立人極而與天地合德也。無忝匪懈。君子所以脩之。吉。悖德害仁濟惡。小人所以悖之。凶。存順沒寧。則原始反終而知死。

生之說也。以此見先賢之有功于大道。固有若合符節者已。蓋嘗論之。西銘言仁之書也。而卽兼言義。且兼言禮與智。夫其肫然而不解者。仁也。其毅然而有制者。義也。其親親之隆。殺則禮也。其所以知天知人者。智也。而其所以稱物平施者。聖人之權也。墨子執一而無權。故淪於兼愛也。今夫萬物本乎天地人。本乎祖宗。生我者親也。成我者君也。與我同體者。兄弟也。與我同支者。族姓也。與我同形。

者民也。與我同域者物也。總之共此一大本也。泰誓所謂惟天地萬物父母也。然廣而納之。其可以合異姓爲同姓。視異類若同類者。所以化其形骸。畛域之隔也。密而察之。其不敢視同姓如異姓。視同類如異類者。所以別其親疏厚薄之等也。虞廷敬敷五教。而後及于上下草木鳥獸。商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吾儒所以恩明誼美由

一。本。以。迄。於。支。分。派。別。各。得。其。宜。而。天。下。一。
家。豈。八。荒。我。闡。之。說。哉。抑。張。子。之。意。蓋。欲。使。
人。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神。化。者。於。穆。之。
命。也。富。貴。貧。賤。存。沒。者。氣。數。之。命。也。能。至。命。
卽。能。立。命。其。理。一。而。已。矣。